尚書精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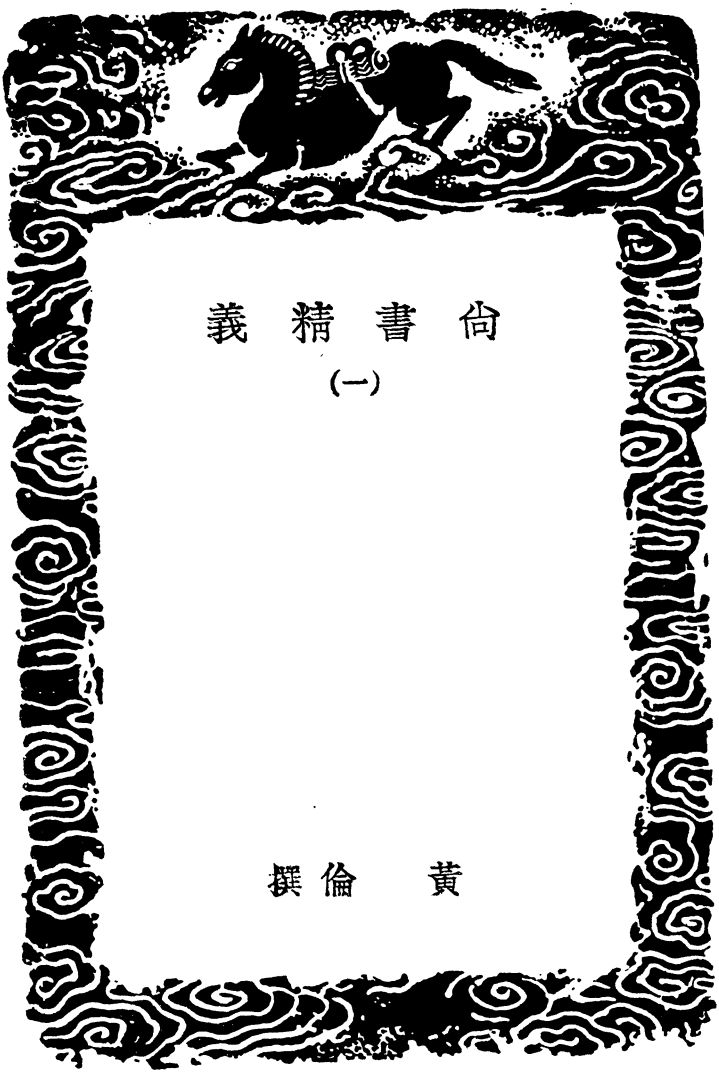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尚書精義

(一)

黃　倫　撰

本館據經苑本排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尚書精義五十卷

宋黃倫撰。宋史藝文志載有是書十六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著於錄。稱爲三山黃倫彝卿所編。知爲閩人。此本前有余氏萬卷堂刊行小序。稱爲釋褐黃君。則又曾舉進士。然閩書及福建通志已均不載其名。其仕履則莫能詳矣。其刊書之余氏亦不知何時人。案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稱世所傳九經本以興國于氏及建安余仁仲本爲最善。又林之奇尚書全解亦推建安余氏刊本。獨得其眞。見之奇孫畊所作跋語中。此篇所稱余氏。當卽其人。是在宋時坊刻中。猶爲善本也。其書薈萃諸說。依經臚載。不加論斷。間有同異。亦兩存之。其所徵引。自漢迄宋。亦極賅博。惟編次不以時代。每條皆首列張九成之說。似卽本九成所著尚書詳說。而推廣之。故陳振孫頗疑其出於僞託。然九成詳說之目。僅見宋志。久經湮晦。卽使果相沿襲。亦未嘗不可藉是書以傳九成書也。其他如楊氏繪、顧氏臨、周氏範、李氏定、司馬氏光、張氏沂、上官氏公裕、王氏日休、王氏當、黃氏君愈、顏氏復、胡氏伸、王氏安石、王氏雱、張氏綱、孔氏武仲、孔氏文仲、陳氏鵬飛、孫氏覺、朱氏震、蘇氏洵、吳氏孜、朱氏正大、蘇氏子才等。當時著述。並已散佚。遺章賸句。猶得存什一於是編。體裁雖稍涉氾濫。其裒輯之勤。要亦未可盡沒矣。其書傳本久絕。朱彝尊經義考亦曰已佚。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採撮編綴。梗概尚存。惟

永樂大典之例。凡諸解已見前條者。他書再相援引。則僅注某氏曰見前字。其爲全錄摘錄。無由考校。今亦不復補錄。姑就所現存者。釐訂成帙。分爲五十卷。存宋人書說之梗概。備援證焉。

原序

理學昭融。周歷千古于胸次。不踰辰刻之頃。儻翳障弗屏徹。雖一瞬之境。恍迷其眞。眡千載而上之聖賢。心傳于典謨訓誥誓命中。若之何剖其秘。析其微哉。古書百篇。嬴秦酷以虐燄。仇之特甚。先漢力追探之。收拾散逸。僅得孔安國所傳爲正。會巫蠱事。旋復泯遏。繇魏、晉、以降。篇帙缺亡未備。而精眞之理晦蝕。又不止此。白魚赤烏之僞。箕子荄滋之蔽。禹鐵柳谷之訛。在所不論。然黨讙于專門名家。增倍師說。至百萬言。傳註訓詁之紛紜。累三萬言。只解稽古二字。眩亂世人耳目。而指意爲之誣蠹。殆與厄于秦同科。理學曀蔽。綿歷云久。闡而明之。蓋若有待。時屬皇朝祖宗全盛之際。關、洛、有二張、二程之學。宗索理致。根乎聖賢心法。以發明千載不得之秘。而福後學。俾天下之士。畢宗嚮夫理學之指南。一洗漢唐注疏舊習。豈第蹠踔藩籬。咀嚼餘胾者哉。有宗工碩儒。落落復相望乎其間。各出意表所見。理根于心。而心會于理。更與啓其未悟者。編檢紛如。亦戛戛乎難概以目力也。噫。十指之形。必有巨擘。翹錯之中。當刈其楚。學自啓賢關升俊造以來。有黃君倫。素定規繩于方寸。所謂疏通知遠。不誣而深于書者。萃古今議論而裁之。其發揮五代帝王遺書之奧。皆指中之擘。翹中之楚者。信精而又精。其于理學。殆無餘蘊矣。昔人有泳圓流者。采珠而捐蚌。登荊嶺者。拾玉而棄石。今所鈔存。猶摘翡翠之藻羽。脫犀象之牙角。故宜乎稱此書爲精義也。覽者亦宜以余言爲然。淳熙庚子長至日。龍溪張鳳從道敍。

尚書精義卷一

宋 黃倫 譔

總論

司馬溫公曰。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皆有史官。其載籍博矣。經傳所稱。特二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觀夫躡風雲之會。起而應帝興王。唐虞相禪。夏后殷周相繼。世代雖殊。其所以享崇高據大寶者。皆積德累功。洽于百姓。修仁行義。考之于天。然後謳歌訟獄有歸焉。　又曰。上古帝王。政事之迹。于書爲詳焉。此書所以爲政事之本也。然而道之粗者在物。以聖人之意而觀之。則事中有理。卽理中有事。事中有理。則藏于至賾之微。而意有所不能致。理中有事。則發于至動之顯。而言有所不能盡。學者苟以理而會于事。以事而徵于理。精之以思。通之以意。則道德之義。性命之理。見于書矣。

顧氏曰。學道者所以充智。而智常至于不充。窮經者所以立道。而道常至于不立。夫豈道固不足學。而經不足窮歟。道也者。不修則不成。經也者。不求則不明。聖人之立而有成者道也。然則其可以不學乎。天下之道。所以質而法之者經也。然則其可以不窮乎。彼之所以學而窮之者。涉乎其外。而不造乎其中。采乎其華。而不食乎其實。是以心雖勞而義不博。智雖專而理不明。　又曰。善求其法。而無耽其文。善觀其心。而無泥其迹。蓋書者。有迹而有心。成王之建官。穆王之訓刑。是皆所謂迹也。周公之無逸。伊

尹之太甲。是皆所謂心也。迹者法也。心者教也。法存乎人。教存乎身。然後道無不通。

黃氏曰。書五十九篇。其要在于風俗之變。與夫正君臣之分。自堯舜以德相授。一變而禹以有功得之。有扈氏不服。再變而君臣相責矣。湯伐桀。武王伐紂。則變之極者也。孔子每與舜而不與武王。征伐者。一時之極功。名分者。萬世之大法。功不可沒。而法不當廢。將以通行于萬世。則湯武之爲罪人宜也。雖然。湯武救天下。而親受其惡。是非聖人有所不能。蓋湯武爲天下重。而孔子爲萬世重。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先儒以爲武王非聖人。吾不知其指。

高氏曰。學至三王四代。惟其師。則知虞夏商周之君。其人爲足師也。法言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則知虞夏商周之道。其始爲適正也。書斷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而已。蓋堯舜而前。古風樸略。不可得而紀也。故孟子言必稱堯舜。又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東周而後。霸道縱橫。不可得而紀也。故荀子謂道不過三代。又曰。言治者予三王。由此觀之。仲尼之定書。始于二典。而終于二誓。信不誣矣。　又曰。書本一也。或裂一爲三。作大禹、皋陶謨、益稷。以其人異而意同也。作康誥、酒誥、梓材。以其人同而意異也。作盤庚三篇。作太甲三篇。作說命三篇。作泰誓三篇。以其事大而體重也。謨一也。然大禹之功。皋陶之嘉。益稷之忠。豈非人異而意同乎。康叔一也。然康誥之治頑民。酒誥之戒沉湎。梓材之爲教化。豈非人同而意異乎。三篇一也。然以臣放君。以下伐上。咈臣民而遷都。由帝夢而立相。不亦事大而體重乎。或一書而三篇。或三篇而一事。不可不辨也。

虞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無垢曰。識夫子序書之意。然後知吾夫子作春秋之心矣。其造化之妙。鑪錘之工。蓋與乾坤同用。六子同機。豈可以凡俗浮淺之慮。以窺之乎。其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者。此蓋指帝堯平生用處。爲天下後世言也。如三畫圖乾。六畫圖坤。錯綜圖六子。使乾坤六子。無所逃其妙。而聰明文思。光宅天下。止八字耳。其探索鉤致。堯之賾隱深遠。亦無所逃其妙矣。非吾孔子。其誰有此見識。批判而不疑乎。且想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之德。則舜已在人耳目中矣。想齊聖廣淵之德。則湯已在人耳目中矣。想徽柔懿恭。可以見文王。想聰明齊聖。可以見武王。想豁達大度。可以見高祖。天日之表。可以見太宗。想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可以見堯矣。聰可想見其疏通。明可想見其高遠。文可想見其溫潤。思可想見其巧妙。其所以斡旋四海。運動六合者。皆自聰明文思中來也。光宅天下。可以槩見矣。然而堯典所載。堯之德。堯之用賢。堯之同天。堯之知人。其遜位特所載中一事耳。今孔子序書。一切略去。獨曰。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何也。曰。此與作春秋同幾。其予奪抑揚。進退去取。乾坤之功。六子之妙也。夫堯之德。堯之用賢。堯之同天。堯之知人。其幾莫敏于遜位也。

楊氏繪曰。或曰。皇之三。帝之五。其書皆存焉。仲尼刪書。獨斷堯典爲之始。何也。曰。聖人所以垂世立教。杜百代簒爭之亂也。若後世羿、浞、莽、卓、秦、項、曹、馬。或簒焉。或爭焉。迹其所以然。爭焉而已矣。仲尼病後

世之爭且亂。故其刪書也。斷堯典爲始焉。美其能以聖讓聖也。千古盛德。將何以加諸。取爲百代典誥之首。則萬世良者慕之。悖者懼之。不亦宜乎。

上官氏公裕曰。堯典稱虞書。先儒謂虞史所錄。故總謂之虞書。此殆不達聖人制經之旨矣。仲尼所以經其史。文其法。載道以著萬世。何爲因虞史所錄然也。夫堯典稱虞書。其見二帝以天下讓之旨也。故仲尼斷自堯典。稱爲虞書。欲見其堯將遜位。而天下已授舜也。明堯之天下。已爲舜之天下也。張氏綱曰。皇以道得名。帝以德得名。王以業得名。聖人之于天下。或爲皇。或爲帝。或爲王。非其道之不同也。所遇之時適然耳。雖然。此特其塵垢粃糠而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在是也。聰明文思。堯之四德也。徐以氣聽。而聽不以耳。堯德之所以爲聰也。徐以神視。而視不以目。堯德之所以爲明也。惟聰矣。故能聽遠。其效足以作謀。惟明矣。故能視遠。其效足以作哲。聰明君德之大者也。經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蓋非聰明不足以作元后。而爲民之父母也。又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蓋非聰明不足以乂民之亂。而爲之主也。則聰明者。君德之所當先也。堯有聰明之德。其見之貌。則恭而肅。形之言。則從而乂。貌恭而言從。動則成章。是故謂之文。由聰明以至于文。則其德至矣。不可不從之以思。思者。道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聖人方其寂然不動。則心死形廢。而未始有思。及其出應帝王之業。而有爲于人間世。是又不可以無思。且思于五行爲土。土之爲物。水資之以爲灌溉之利。火資之以爲烹飪之功。金得之以藏。木得之以生。是五行不可以無土。而五事不可以無思。此堯之四德。必終

之以思也。堯有聰明文思之德。充實于內。及其英華外發。則厥光大矣。以此而宅天下。則天民之阜。可垂拱而坐視也。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伊川曰。放勳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也。以謂三皇而上。以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事功也。後人以放勳爲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爲放勳也。若以堯爲放勳。則皋陶當號允廸。禹曰文命。下言敷于四海有甚義。

無垢曰。自曰若稽古帝堯。至允恭克讓。皆舜時史官名目堯也。若晉人題目謝安爲溫雅雄暢。樂廣爲清夷沖曠。山濤爲平簡溫敏。戴逵爲忻和通任之類是也。夫堯大聖人。豈若謝安輩。所可題目哉。于以是知舜時史官。非司馬遷、班固之流也。然其以題目堯者。自其意義。豈可以輕心淺慮求之哉。又曰。且日月以明爲光。而聖人以聲名爲光。夫堯以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之德。端拱于廟堂。其發于事業。見之號令者。皆有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之美。布在其中。如黃鍾起而萬物潛動。淑氣生而天下皆春。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自然之理也。此史官親見帝堯。其目之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可也。

東萊呂氏曰。曰放勳以下。是歷說堯事。凡天下功績。皆皎然著見。自有成理。堯則依放之。而初未嘗加

一分。此孔子述而不作之意。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無垢曰。漢高祖識韓信于行伍。漢武帝識金日磾于降人。開國承家。託孤寄死。照映于百世之下者。則以漢高、漢武。能識之也。堯能識俊德之士。展盡四體。以施其學術。故以親九族。則九族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　又曰。嗚呼盛哉。夫一親九族。九族卽時而睦。一章百姓。百姓卽時而昭明。一和萬邦。萬邦卽時而和樂。豈特俊德之力哉。想其謨謀獻納于堯前時。言聽計從。無有疑貳。故使其功效如是之速。則堯之俊德亦可見矣。夫能識俊德而九族睦。百姓昭明。萬邦和樂。其神速如此。則欽明文思之用。亦可想見矣。

張氏曰。克明俊德。所以修之身者也。以親九族。則修之家者也。平章百姓。則修之國者也。協和萬邦。則修之天下者也。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之序也。

陳氏鵬飛曰。克、能也。俊者能其至也。克之謂能者。謂能有所勝也。天下之人。莫不有能。非堯獨能也。物之不格。知之不至。意之不誠。心之不正。皆不克之謂也。今堯之明德。無一介之私存乎其中。故無不極其至。由是而齊家。則九族親。由是而治國。則百姓昭明。由是而治天下。則黎民雍矣。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胡氏伸曰。歷以紀數。故以日月之行。託之于星辰之度。而數不可亂。此歷之法也。象以具體。故以光道

象日月之行。以星辰伏見之度。而象不能匿。此象之法也。傳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精氣生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故在易之卦。離爲日。坎爲月。然離陰卦也。其象內陰而外陽。坎陽卦也。其象內陽而外陰。故日體離之陰。而用其陽。月體坎之陽。而用其陰。日以昱乎晝。其用在陽故也。月以昱乎夜。其用在陰故也。日之行舒者。體離之陰也。月之行速者。體坎之陽也。日之循星。周歲而浹者。舒故也。月之循星。旣月而浹者。速故也。日行天度之一。月則行十二有奇焉。天度者。所以爲氣數也。所謂日月之行。皆有常數也。星之可名者。三百二十。然此所謂星者。二十有八舍也。天極謂之北辰。五緯有辰星。然所謂辰者。十有二次也。春秋傳曰。天以七紀。蓋第斗至璧。是謂星武。第奎至參。是謂星虎。第井至軫。是謂星鳥。第角至箕。是謂星龍。星武之星。三十有五。星虎之星。五十有五。星鳥之星。六十有四。星龍之星。三十有二。以類綜之。則四方皆七。故星辰之數。二十有八也。春秋傳日月之會。是謂星辰。志月辰者。日月之會。而建所指也。蓋月行及日會而爲辰。辰本無體。兼行而見。故天正之辰在星紀。自北而西。則地正之辰在元枵。人正之辰在豕韋。而西陸之降婁、大梁、實沈。南陸之鶉首、鶉火、鶉尾。東陸之壽星、大火、析木。其所朔月可知也。春秋外傳所謂日月底于天廟者。言建寅之月。辰在娵訾也。所謂日月會于龍魏者。言建亥之月。辰在天漢也。蓋因朔月之所在以知辰。因辰之所合。以知斗建也。

鄭氏曰。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故辰之數十有二也。天度三百六十五有奇。二十八星。十有二辰。各有分域。凡星之度。寡莫若觜。多莫若井。而辰之度。皆二十有奇。此所謂星

辰之度皆有常數也　又曰傳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蓋一左一右更有經緯而歷之爲書紀日月之數者也象之爲器著日月星辰之儀也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此歷象日而以歲時氣候明時者也日舒月速當其所合謂之朔舒速先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藏謂之晦此歷象月以朔弦望晦明時者也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淸風戒寒農祥晨正土乃脈發火中焉寒暑乃退此歷象星以伏見之時晷曉之中明時者也以辰辨方則謂之十二次故兼星言之謂之星辰十有二野繫焉所謂星土也以辰紀時則謂之十二子故配日言之謂之日辰十有二歲十有二月繫焉所謂枝榦也朔月又行爲辰而第辰者始于子終于亥者以建序之也蓋自斗柄之所加言之則謂建自日月之所會言之謂之辰斗柄左移日月右徙故辰與建常相合焉　又曰聖人之興事造業豈任其私智而爲之哉仰以觀于天道而已蓋日月之運行星辰之推移時所繫焉生死進退伏見流逆吾則歷以步其數而數不至于差象以占其儀而象不至于忒以此而頒正朔以此而授民事則天下之赴工趨務者如規矩設而不可欺以方圓如繩墨陳而不可欺以平直此東作、南訛、西成、朔易其民析因夷隩有序而不可亂也

無垢曰人時在昊天則以日月星辰爲政昊天在人時則以東作、西成、南訛、朔易、爲政歷象日月星辰蓋所以謹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之事也

張氏曰。散天地之義氣以爲羲。羲者陽也。斂天地之仁氣以爲和。和者陰也。春夏陽也。故羲仲、羲叔、主之。秋冬陰也。故和仲、和叔、主之。夫陰陽者。王事之本。故堯之命官。可謂知所本矣。爾雅言四時之天。於夏則曰昊天。蓋言其氣之布散浩浩故也。堯之歷象授時。以氣爲主。故特曰昊天。欽昊天者。使之敬而不敢慢也。若昊天者。使之順而不敢違也。日月星辰之運行于天。其往來有數。其伏見有象。爲之歷者。所以稽其數。爲之象者。所以占其象。故分至啓閉。弦望晦朔。得而考之。以此而敬授人時。則析因夷隩。不失其候矣。是故張昏中而種穀。火昏中而種黍。虛昏中而種麥。昴昏中而收斂。至于龍見而雩。火流而授衣。天根見而成梁。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歷象以授時者。此可見矣。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無垢曰。羲仲所掌者。天下春事也。春事自東方起。故所掌之地。所司之星辰、日月、民時、鳥獸。皆東方與春事也。是其所職雖一方。而其所治。乃天下之春也。

又曰。其曰寅賓者。以言警戒農事。迎日之出而赴功也。然田有疆界。故當平。事有後先。故當秩。秩次序也。謂如先耕乃播。先播乃蓺是也。平秩特先謂之區處而已。　又曰。孔穎達謂。丁壯在田。老弱在室。其析如此。且鳥獸孳尾。何與于人時哉。曰。此言聖人于農事如此其悉也。蓋播種一非其時。而失天地之性。違陰陽之理。今驗之日。而晝夜等。又驗之星。而鳥見南方。可以就功無疑乎。曰。未也。更宜驗之鳥獸。鳥獸孳養匹耦。則仲春之氣。正而無差矣。以治農工。萬不失一。使時至仲春。而日之不中。鳥星之不見。

鳥獸之不孳尾。則天時不正。歷象差矣。得無有不正之氣。紊亂于其間乎。蓋人主在上。實爲天地陰陽之主。使人主心正氣和。則四時有序。儻或心失其正。氣乖其和。則形見于星辰鳥獸者。必有非常之異矣。此又帝堯所命羲和以驗己之得失也。

東坡曰。嵎夷在青州暘谷。則其地近日而先明。當在東方海上。以此推之。則昧谷當在西極。朔方幽都。當在幽州。而南交爲交趾。秋曰宅西。徐廣曰。西今天水縣。

蕭氏竑曰。宅讀如克宅之宅。所以安居其一方之事。故謂之宅焉。嵎夷。東方之地也。不曰宅東。而曰宅嵎夷者。蓋東方之治止于此。凡四海之外。去中國遠者。其天時地氣之功。固有殊絕。是以先王有所不治焉。嵎夷于禹貢。在青州之域。而未離乎中國也。東方止于嵎夷。則所謂南交、西、朔方。皆于中國之內可知矣。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按周禮。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夏至之日。立八尺表于陽城。其景與土圭等。考靈曜稱。日永景尺五寸。日短景丈三尺。通卦驗曰。夏至一尺四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周髀云。成周土中。夏至一尺六寸。冬至一丈三尺五寸。劉向洪範傳曰。夏至一尺五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二分。七尺三寸六分。隋志云。劉向二分之景。直以率推。非因立表。其說非也。隋志曰。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日行內道。則去極遠。

無垢曰訛、化也。萬物化育也。且如禾稻之屬。春則苗。夏則實。自無而忽爲有。自幽而忽爲明。此訛之義也。向非東作以滋其萌。則其所謂訛者。天亦不能自爲之矣。天之春夏秋冬。卽人之作訛成易也。天人一致。惟深造者。于此而得之。其曰敬致者。一歲事功。莫大于夏。夏能結實。秋則成熟矣。當其實也。則防水旱之變。謹蟊螣之傷。勿使稂莠以敗其功。勿使蔓草以害其功。是夏時之訛既至。吾當謹其至而致其力也。此所以獨異于東作、西成、朔易。而以敬致一語綴之歟。　又曰。厥民因者。春則老弱在堂。丁壯在野。今農事正興。天時既至。不可失幾也。雖老弱亦因丁壯之前功。而在田野助其耘作矣。鳥獸希革者。驗之鳥獸。毛羽希少而改易者。此仲夏之正氣也。陰陽之氣。無物不有。日得之而有長短。星辰得之而有變動。民得之而有作息。鳥獸得之而有盛衰。適此時也。則有此候。儻或不然。則必有所以矣。此聖人修省時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其感見于此歟。以此知天人相資。其理一也。

劉氏敞曰。申命羲叔。宅南交。說者曰。春與夏交。非也。冬與秋交。秋與夏交。春與冬交。亦何不曰。西交、北交、東交乎。且春曰宅嵎夷。曰暘谷。秋曰宅西。曰昧谷。冬曰宅朔方。曰幽都。此皆指地而言。不當于夏獨以氣言也。本蓋言。宅南曰交。趾後人傳寫脫南字。故爾。春云宅嵎夷。秋云宅西。推秋之西。而知嵎夷爲東也。夏云宅南交。冬云宅朔方。推夏之南。而知朔方爲北也。此蓋堯舜時。四境四嶽所統。故舉以言之爾。

尙書精義卷二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曰。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無垢曰。陰陽之氣。各有其分。陽爲春爲夏。陰爲秋爲冬。羲仲掌陽之始。故曰分命。羲叔掌陽之終。故曰申命。和仲掌陰之始。故亦曰分命。和叔掌陰之終。故亦曰申命。其分毫辨析如此。想見堯之心。深通造化之理也。寅餞納日。謂禾稻成實。是刈是穫。日日出而就功。至日入而止息。是其作也。迎日而作。其息也。亦送日而息。出入一循乎天理。此人一致之理也。其曰餞者。以言其息亦不可緩也。大抵聖人之政。一循乎天理。天理何自而見乎。人情是也。自日出而作。至日入而息。所以少休其勞苦。而調養其血氣也。強勉不已。豈曰不可。秋深時變。霜露已凝。一襲膚體。不死則病。是逆天理也。聖人之政。豈有逆天理之事乎。寅餞納日。其義深矣。然出日言于春。納日言于秋者。又有說也。其說如何。有一歲之時。有一月之時。一日之間。日出于朝。卽一歲之春也。日入于夕。卽一歲之秋也。言出日于春。言納日于秋。其事亦相類矣。宵中、亦謂晝夜等也。春言日中。以春陽事也。故以日爲主。秋言宵中。以秋陰事也。故以夜爲主。星虛。卽北方斗、牛、女、虛、危之星。至仲秋。卽昏見于南方也。虛見南方。則仲秋之氣正矣。厥民夷者。乍去炎暑之酷。小憩涼秋之淸。無暴背之苦。而有樂事之心。此所以言夷也。夷者。以形容其心之凱樂也。毛毨。謂鳥獸得秋氣。則毛羽更生光潤而順理矣。此皆秋氣之正者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無垢曰。東作、南訛、西成。未嘗不以方爲言。獨朔易不言北。而言朔易者何也。曰。北無意義。易北爲朔。其義無窮。夫月旦謂之朔。是盡時而復生也。陰陽之氣。至冬而盡。故曰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是朔有盡意。然終不可盡也。冬而復春。豈有既哉。是盡而更生也。朔有盡而更生之義。北無此義也。此所以言朔而不言北也。東作、南訛、西成。三時趨農。人人勞苦。至冬無事。與三時不同矣。此所以謂之朔易。至于三時言平秩。獨冬言平在。又何也。秩以言田事有次序。至于冬。則已收藏倉廩。民無餘事。何次序之有乎。其曰在。在、察也。雖收困入廩。然有無盜賊之窺。而雀鼠之耗乎。此和叔所以爲之察也。厥民隩。亦順時而入也。秋少憩。冬室處。豈私意哉。天道已然矣。氄毛。孔氏謂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此亦驗天時之一法也。今觀天時所掌。獨以人時爲主。其意專在民事而已。觀作、訛、成、易。以應春、夏、秋、冬之氣。則人之所爲。乃天之所爲也。人或可容以僞。惟天爲不可欺。如日之出。日之中。星鳥昏見。鳥獸孳尾。天豈有心乎。適此時也。必有此候。其欺我哉。如民之析、因、夷、隩。亦豈有心哉。適此時也。必有此事。天人交通。無有偏陂。此堯之治。所以爲極致也。王荆公曰。冬者。休息之時也。當豫察來歲改易之政耳。事之改易。於此時在察之。事豫則立。國家閒暇。乃豫圖改易之時也。

胡氏曰。夫治隨天轉。人逐時遷。春之東作。農事興焉。故其民析。老壯分息就功也。夏之長養。耕稼方盛。故其民因。相因就功以力田也。秋之收斂。五穀畢登。故其民夷。平均其力。以就歲功也。冬之祁寒。人思

安居。故其民隩。以入室處也。孔安國以隩爲室。民當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是音隩爲烏到反也。說文亦同。故正義引爾雅釋宮云。西南隅謂之隩。陸德明音爲于陸反。馬融云。煖也。則是冬寒民就隩煖之所也。則知陸音爲長。而孔注爲迂遠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胡氏曰。昔之言歲。以四時計者。各爲日九十。以六氣計者。各爲日六十。以五行計者。各爲日七十有二。九十而四之。六十而六之。七十有二而五之。皆得三百六十。則其三百六十者。天數之理也。其五日有奇者。餘分之積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曰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傳又解所以須置閏之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一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也。除小月六。又爲六日。今經云三百六十六。故云餘十二日不成朞。以一月不盈三十日。今一年餘十二日。故未至盈滿三歲。足得一月矣。則以置閏也。又曰。日行遲。月行速。日行遲。故日運一度而成一日。月行速。故月運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而成一日。陰道常虧。故月行周天之數爲一月。而常不足于三十日。此所以有小月。而歲餘五日強也。陽道常饒。故日行周天之數爲一歲。而歲有餘于三百六十日。此所以有閏。而歲閏亦五日強也。以月之不足合日之有餘。積而成歲。則所謂十一日弱者是也。故三年一閏。爲天道之小成也。五年再閏。爲天道之大成也。古之人歸其餘以置閏。三年而一。五年而再。十有九年。七閏備矣。又曰。天度三百六十有五四分度之一。而日所行

者。一日度耳。故期三百六十有五日。四分度之一。以小歲言之。則餘五日有奇矣。月之行也速。月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其周而與日合也。以二十九日半。故月之爲月。其日不能常足于三十。而有大小焉。推月之不足。計日之有餘。一歲之所奇。凡十有一日弱。積歲之所奇。而不爲之閏。三年而差一月。九年而以春爲夏。十有七年。而四時爲反。　又曰。道散而後陰陽分。陰陽分而後五行具。凡麗乎陰陽。屬乎五行者。孰有不隨于數耶。故一昆蟲之出入。一草木之生死。莫不待此以成。自有心以至于無心。自有形以至于無形。莫不待此以行。則數者。時之所寓焉者也。先王之政事。皆繫于歲月日時。故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焉。蓋日月之運行。不能無贏縮。作歷之久也。不能無差錯。惟以其餘置閏。然後歲月日時。各得其紀。而無先時不及時之患矣。

無垢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運一度。月運十二度有奇。故日一歲一周天。月一月一周天。日歲一周天。此所以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使聖人不有以造化之任天之運。以日一周天爲一歲。則一年而立春之候亂矣。二年而雨水之候亂矣。三年而以正月爲二月矣。五年而以春爲夏矣。十九年而四時相反矣。由是知天地之理。止此而無能爲矣。惟聖人心與天一。置造化于其間。一歲虛六日不用。又虛五日有奇不用。是一歲積十一日有奇不用矣。積三年不用之日。以置一閏。又積其餘。五年又置一閏。于是二十四氣。皆得其序而時定矣。積十九年。四時不忒而歲成矣。時定而歲成。則百工之職。以時而舉。以歲而會者。皆可以案見而閱實矣。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復何疑乎。　又曰。聖人大有

功于天地矣。天地亦大矣。陰陽亦妙矣。使世無聖人。任其自生自化。則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人類滅絕。而天地顚倒矣。是天地之妙在聖人。而聖人之餘爲天地。余始讀易。見其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見其所謂彌綸天地之道。見其所謂範圍天地之化。求其說而不得。今觀置閏一事。而裁成、輔相、彌綸、範圍之說。廓然大明。

王氏日休曰。天之度數。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四分度之一者。謂又一度之中四分之一也。度猶分界。乃天輪有此分界之數。日行一度。謂之一日。行遍度數。乃爲周歲。蓋天輪自西而至東。乃所謂左旋也。日月星辰。則自東而西。所謂右旋。日在天。一日止能行一度。故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方能行徧天之分界。故謂之朞。朞徧也。所以周歲爲朞。然則周歲之數。乃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而此言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者。舉其大數也。日、一日行一度。故一歲則周于天之分界。所以謂日則一歲一周天。月一日行十二度有奇。從一月則周于天之分界。所以謂月則一月一周天。然所謂一月者。不必三十日。以月之行。不必待三十日。乃五十九日。則再周天。是以月有小大盡。蓋以五十九日。分爲兩月故也。月既日行十二度有奇。而星家謂之十三度者。亦舉其大數也。由是言之。則日行甚遲。月行甚速。故月行二十九日有餘。則追及于日。是與日一月會于一處。其處謂之辰。則今子、丑、寅、卯、至申、酉、戌、亥。乃十二辰也。天地皆有此分位。是以日月于正月則會于寅。二月則會于卯。以次至十二月。則會于丑矣。一歲之日至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而月之行。則有小盡。故積其餘日。又爲一月。是以謂之閏。蓋閏者。

餘之積也。既爲此閏月。然後每歲四時得正。則歲成矣。故曰。閏月定四時成歲。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無垢曰。夫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心險而健者必訟。口不忠信。心險而健。一身之理。且不能順。況能順四時之理乎。可乎者。所以甚言其不可也。嗚呼。堯之聖不可得而見也。余於此而略見之。夫人方以允子心志開達。性識明悟爲薦。而堯乃以口不忠信。心險而健爲言。是衆人之惑。而堯以識其所歸。堯之聖明如此。果可欺乎。人君有何職事。特知人爲主而已。知人如此。復何憂乎。

張氏曰。帝者之治。詳于天而略于人。王者之治。詳于人而略于天。惟其詳天。此帝堯之世。不特命羲和以詳天事。而又咨若時者。而登庸之也。時者天之運。若時者。爲其能順天道也。聖人代天以理物。故凡設施注措。未嘗敢悖于天。孟子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則天道固不可不若之也。堯之疇咨于衆。有能若時者。將登而用之。放齊曰。允子朱啓明者。允子、卽堯子丹朱是也。啓者。言其性之開通明者。言其性之敏悟。使丹朱誠啓明也。則登庸之。何有不可。然而朱之爲人。所好者慢遊。所作者傲虐。言不忠信而嚚。好與物競而訟。一身之忠。性命之理。不能自若。其能若天者乎。此堯所以嘆其不可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無垢曰。采、事也。卽若時之事也。前問放齊。舉允朱。已不可問矣。今又再問。庶幾其得人也。驩兜曰。都者深美。歎其人可用也。其人謂誰。曰。共工是也。其人如何。曰。共工方且聚見其功。以言其功顯著。非止一

事也。帝曰吁。則又識其人而發嘆矣。其人如何。平居論議。歷歷若可聽也。一旦用之。則盡皆背違其說。此言其罔誕也。不獨止此而已。其外則有似乎恭。其心則妄自尊大。傲很無上。若水之滔天然。此言其詐也。想見其爲人。虛華而不實。諂佞而侮人。以無爲有。以小爲大。善爲藻飾。以誑天下。彼一身之理。且不能順。況能若天事乎。

陳氏曰。靜則能言。用而違之。象恭者。貌恭也。其貌雖恭。內實慢滅天理。

張氏曰。靜言庸違。則行不顧其言。象恭滔天。則心不踐其形。是人也。言僞而辨順。非而澤。動則妨事。作則廢功。以之若予采。其不敗績者鮮矣。宜帝之所以不與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東坡曰。孔安國以四岳爲羲和四子。而太史公以羲和爲司馬氏之先。以四岳爲齊太公之祖。則四岳非羲和也。當以史爲正。

荊公曰。山高而陵下。陵言襄。山言懷。何也。地高則襄陵。地下則懷山。　又曰。堯知鯀之方命圮族。然卒使之何也。曰。方是之時。舜、禹、皆未聞于世也。在朝廷所與者。鯀而已。聖人雖有過人之明。然不自用也。故曰。稽于衆。舍己從人。雖疑其不可任。苟衆之所與。亦不廢也。故曰。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譽人尙必有所試。則其廢人也。亦必有所試而不勝任。然後廢之耳。鯀既未嘗試。又衆之所與。堯雖

獨見其不可任。敢不試而逆度以廢之乎。敢違衆而自用乎。聖人之立法。皆以衆人爲制。中才之君。獨見其所見。不從衆人之所見。逆度其不可任。而不待其有所試。則其爲失也多矣。故堯之聰明。雖足以逆知來物。明見鯀之不可任。猶不敢自用。所以爲中人法也。夫利一時。而其法不可以推之萬世者。聖人不爲也。此所謂聖人之仁也。用己則聖人有所殆。用衆則雖中人可以無爲而治也。故堯之用鯀也。以四岳之僉同。其用舜也。亦以四岳之師錫。所以爲聖人者。以其善用衆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于試舜與鯀見之矣。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無垢曰。孔氏注。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矣。七十年爲天子。數亦過矣。而忽有洪水之災。此天意也。其丹朱不肖。亦天意也。有舜抱元德在下。亦天意也。此乾上九時也。於此而不知進退存亡。則爲亢龍矣。堯大聖人也。知時知數。知天意。知進退存亡。故咨四岳。以禪位之說焉。

又曰。堯意雖知德莫如舜。聖莫如舜。得天歷數莫如舜。然而天下至重。一旦不詢于衆。不考之公論。斷以己意。遽以一匹夫爲天子。此皆怪異不常。驚駭觀聽之常。聖人所不喜也。蓋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使堯不先委四岳。遽以與匹夫。使後世庸君效之。得以奮其私意。至有欲以天位與董賢。如哀帝者。故必先委四岳。以順天下之常情。然後聽其辭受。以卜天之歷數焉。岳曰。否。德忝帝位。非謙辭也。天下至重。豈可不量力、不度德。遽欲當之乎。

荆公曰。堯固已聞舜矣。然且謂岳。汝能庸命巽朕位。然則堯之出此。僞歟。曰。非然也。四岳者。皆大賢人。故堯任之。以與之釐百工。熙庶績者矣。堯雖聞舜。然未敢自用其所聞也。以爲四岳亦能庸命。雖與之天下。亦可以朝諸侯一天下也。此四人苟有賢于己者。宜亦知之。苟知之。宜亦推之。故推四岳之功善。而云欲予之天下者。四人也。知足以知聖人。而其汚不至乎貪天下也。舜誠聖人。而在下。則四人宜知之矣。知之則宜言之矣。其肯相爲比黨。而蔽在下之賢于己者乎。此堯稽于衆。舍己從人。不敢自用其耳目之聰明也。必待四岳師錫已以舜。而後徵庸之耳。然則四岳何以不蚤舉舜歟。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必待上之唱也。然後發。故四岳雖知舜。必待堯之唱也。然後錫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無垢曰。明其高明。揚其側陋。言不擇貴賤也。舉舜而言其鰥者。欲帝妻之也。然余觀衆人舉舜之意。非特欲帝妻之而已。且欲更試舜以妻子之難也。彼其未娶。而處父母兄弟之間。孝友之心。尚非散也。古人云。妻子具而孝衰于親。以匹夫之賤。更以天子之女。處之頑嚚傲很之間。而又在父母兄弟妻子之列。愛妻子則于父母兄弟。必有所不終。愛父母。則于妻子有所未盡。此天下之最難處也。衆人舉舜之意。亦豈輕以天下予舜哉。

無垢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必盡天下之公議。乃可以與之。堯不盡天下之公議。遽

欲與四岳何也。曰。四岳宰相也。宰相爲人臣之師。爲天下之表。德不足以先天下。才不足以濟天下。其可當此位哉。是位至宰相。天下之所心服者也。使堯子賢則已。于其不賢。必舉位以授下之賢者。使不欲禪位則已。于其禪位。非自四岳始。將誰始乎。夫舜之處頑嚚傲很之間。而克盡爲人子爲人兄之道。堯亦知之舊矣。乃有如何之問何也。曰。此欲顯舜之德于天下也。爲人子。而父心不則德義之經。母口不道忠信之言。爲人兄。而弟傲慢不恭。舜之不幸可知矣。夫在他人。有頑嚚傲很者。遠之可也。絕之可也。父母兄弟。豈有遠之絕之之理乎。然則將何以得其心哉。欲合其心歟。必同其頑嚚傲很可也。此豈可爲邪。將潔其身歟。此吾父母兄弟也。何忍于父母兄弟之間取名乎。此所謂天下之難處也。觀舜之用心。眞可以爲天下法矣。舜如之何。曰。天下自見其頑嚚傲很。吾止見其爲吾父母兄弟矣。以事父母之道事之。以友弟之道友之。以吾之愛。起父母弟之愛。以吾之敬。起父母弟之敬。父子天性也。兄弟天倫也。天性天倫之中。無他物也。愛敬而已。特爲頑嚚傲很所亂。未有以發之耳。使吾以愛與敬。日漸日磨。時行時止。則頑嚚傲很之氣散。而愛敬之心見矣。此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之意也。烝烝進也。以言其漸也。愛敬亦不可急也。當優而柔之。使自得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有不知所以然者。烝烝之義也。益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號泣愛也。齋慄敬也。允信也。若順也。以愛敬發之。而頑嚚一變爲信順。此不格姦之說也。嗚呼。處父母子弟兄間。一有不得其所。使父母兄弟。有惡名著見者。皆人子不孝之罪也。

胡氏曰。自上古以來。君天下者。父子相繼。惟堯禪舜。舜禪禹。禹乃傳子。商、周、遂然。故韓詩外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以傳賢。家以傳子。傳賢爲民也。傳子爲民也。故堯之將禪也。先求登庸。則嗣子嚚訟。次求若采。則共工象恭。巽位則四岳否德。明揚則虞舜在下。舜德未舉。先堯已聞。故曰。明明揚側陋。使明明舉側陋之人。必虞舜也。師錫乃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此則側陋之人。明舉之也。

周氏範曰。唐虞之際。君臣之間。何其德之盛。而道之公歟。堯爲天子。不以傳之子。而遜于四岳。四岳不以遜位爲得。而曰否德忝帝位。師錫于帝者。不以有位之大臣。而以側微之虞舜。蓋是時天下之人。不以天下爲可欲。而以天下爲不得已。茅茨土階。非有後世之富貴也。君臣簡易。非有後世之崇高也。有天下之憂。而無天下之樂。有天下之勞。而無天下之佚。故以天子之尊。而授天下于在下之匹夫。天下不以爲異。而大臣亦無覬覦羨慕之心。惟其有至德者。則天下相與推尊之以爲君。而無私天下之心。此後世所以不及也。

司馬溫公曰。所貴于舜者。惟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退以善自治。而不至于惡也。如是。則舜爲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正其末然。使至于殺人。執于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然。而謂舜爲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于皋陶矣。舜惡得而竊之。雖負而逃于海濱。猶可執也。若曰。皋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與舜。是君臣相與爲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爲舜與皋陶哉。又舜既爲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皋陶之執

瞽瞍得法而忘舜所亡益多矣。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無垢曰夫父頑母嚚弟傲而克諧以孝使之不格姦則天所以試舜者至矣堯方曰我其試哉夫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天下最難處者莫如婦人女子也貧賤之女尙難調和而況天子之女貴驕難下乎以匹夫之賤而娶天子之女自難處矣況置之于父母兄弟頑嚚傲很之間其難處益甚矣向來至孝未有妻子孝心天全也今以貴驕之女顏色之私雜于至孝之中能保其無疵乎于此而無疵則天下難事不足爲矣堯曰女于時謂以女妻于是人也觀厥刑于二女謂觀二女之從舜以卜舜之家法也舜以烝烝之法行于二女下意于潙汭之陋不堪處之中克行婦道嬪服于虞氏之族而不恃其貴驕不鄙其微陋則舜之德眞有大過于人矣推此以治天下蓋所優爲也

呂氏曰夫以舜之治家整齊如此堯復以欽哉戒之可見聖人不已之意如天之於穆不已文王之純亦不已此篇自放勳以下是舉堯德之大概自乃命羲和以下是舉堯用人一件大處以見其餘後乃說遜位大率前面皆是堯盡天下之常自疇咨以下見堯所以處天下之變蓋堯朝盡君子今有小人是變也堯朝盡嘉祥今有洪水是變也既盡常又盡變如此可以遜位于人矣

尙書精義卷三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無垢曰。舜之德大矣。而孔子序書。止曰。堯聞之聰明何也。曰。聰明不可以小觀也。舜之聰明。如天之聰明也。聰以言其疏通也。理至於前。無不察其曲折。知其始終者。此聰也。明以言其高遠也。理隱于微。無不灼其久近。判其是非者。此明也。惟聰明如此。則足以履天下。而運四海。識賢否。而辨幾微。堯欲禪位。捨舜其誰乎。

張氏曰。舜有聰明之德。上達於堯。而堯聞之。此堯所以舉天下而讓之也。雖然。堯之聞舜。固有素矣。其以天下授之。可以無疑。必曰歷試諸難者。何也。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試之者。又將以爲天下後世之法也。夫事不難。無以見君子。此堯之試舜。必以諸難。謂之諸難。見其所試之非一事可知矣。是故觀厥刑于二女。試之以治家之事也。愼徽五典。試之以司徒之事也。納于百揆。試之以百揆之事也。以至賓于四門。納于大麓。則堯之所以試舜者可見矣。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荆公曰。元德、亦俊德也。自其著者言之。則謂之俊。自其妙者言之。則謂之元。於聖人在上者。稱其著。於

聖人在下者。稱其妙。

無垢曰。舜重華。卽放勳也。勳則有功而可見。華則有文而可觀。　又曰。乾之九二。九五。皆曰。利見大人。孔子發之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又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予於是曉然見協于帝之說矣。夫堯之有舜。所謂同聲同氣。水火之于燥溼。雲風之于龍虎。性之上者親天。性之下者親地。其相協之意。豈可以詁訓名之哉。蓋情異則對面而若江湖。肝膽而成楚越。同心則千歲如一日。千里如同堂。想其相協之心。有未言而信。未占而孚者也。此豈偶然也哉。

張氏曰。夫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又況舜之於堯。以帝繼帝。故其心迹之契。無毫髮之間。謂之協帝。不亦宜乎。夫華者。草木之末也。聖人涉迹於人間世者。特其末而已。至其彫瘁而反本根。則向之所謂華者。不可得而形容之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舜之四德也。濬哲者思也。溫恭允塞者欽也。濬與濬川之濬同。哲與命哲之哲同。哲出於性。濬之者人而已。哲而能濬。則疏通於內。而無茅塞之患也。濬哲而謂之思者。蓋思曰睿。睿作聖。所貴於睿者。亦欲其損實致虛。以深通之而已。此濬哲之所以爲思也。溫恭允塞。而謂之欽者。溫恭、則欽之所以接物者也。允塞、則欽之所以直內者也。於堯言欽明文思。則德之出於所性。自誠而明之者也。所性者天也。修爲者人也。堯行天道以治人。故典之所載者天也。舜行人道以奉天。故典之所載者皆人也。語其至。則天也、人也。其實一也。是道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

也。以此處下。元聖素工之道也。堯聖人之在上者也。故其德謂之俊。舜聖人之在下者也。故其德謂之元。元者。言其聖而不可知之謂也。至於俊。則自可見之行而已。雖然。有諸中者。必形諸外。修諸己者。必著於人。舜雖居側微。而其德有以升聞於上。故不期於堯聞。而堯聞之。然而有是德者。然後可以居是位。故元德升聞。於是繼之以乃命以位。

陳氏曰。堯有光華之德。舜亦有光華之德。以舜之光華。合堯之光華。故曰。重華協于帝。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東坡曰。巧言令色。帝之所畏也。故以言取人。自孔子不能無失。然聖賢之在下也。其道不效於民。其才不見於行事。非言無自而出之。故以言取人者。聖人之所不能免也。納之以言。試之以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者。堯將禪舜也。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底之爲言極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可謂極矣。君子之於事物也。原其始不要其終。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偏不得其全。則利害相奪。華實相亂焉。能得事之眞。見物之情也哉。故言可聽而事不可行。事可行而功不可成。功可成而民不可安。夫功成而民不安。是功未始成也。舜、禹、皋陶之言。皆成功而民安之者也。

無垢曰。既歷試諸難。三年於此矣。凡所謀議。施之有爲。無不成功者。天意人心。已盡歸之矣。堯知天人交歸。位有不可久居者。所以不俟九年三考。而有禪位之命也。　又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所以能應

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之變者。以其發用在讓也。惟讓則退。退則靜而能親。惟讓則平。平則安而能定。所以成功者。正在此。欲知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試於讓而體之。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無垢曰。堯禪位于舜。故受終于文祖廟也。受終之義。其亦深矣。夫人主上受皇天祖宗之託。下膺臣民社稷之寄。豈易事哉。奢泰逸遊。苛刻柔懦。固不可爲。至于事一失其幾。法一爽其節。民情隱微。或不加察。姦人計慮。或不灼知。則足以招非意之辱。作大禍之基。今堯在位七十餘年矣。兢兢業業。幸上當天意。下合民心。祖宗之業不衰。社稷之基不墜。幾務清肅。法常森嚴。物情妥。姦計清。殞其保守先祖之德。今日方知免矣。所以受終于始祖之廟。而以此重任付之舜也。　又曰。人主卽位。改元肇正。所以受終。必在正月上日。此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之意也。上日或以謂朔日。以謂一歲日之上也。或以謂上旬之日。以意逆志。朔日之說爲長。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胡氏曰。璿生于淵之蚌。而與月虧盈。陰精之純也。玉生于山之石。而氣白如虹。陽精之純也。傳曰。玉能除水之災。珠能禦火之災。故寶之。以爲陰陽之精。則其爲物神。故也。故璣衡之器。運者爲璣。則以璇飾之。觀者爲衡。則以玉飾之。非以爲侈也。蓋于此以在七政而齊之。其物非陰陽之精。則有所不神。而不足在故也。　又曰。堯言歷象日月星辰。而此言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何也。歷象者象也。而璣衡者器

也。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堯行天道以治人。故占象以授人時。舜行人道以奉天。故制器以齊七政。于堯典則言日月星。於此則言七政。政者事也。而堯典之所言者道也。

無垢曰。余昔在史館。常觀渾儀之制。始信璣衡之法。爲不謬也。其制爲三大輪。其中空。其外圓。每輪畫分黃道赤道。又畫二十八宿分野。又畫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春秋通爲一輪。冬夏各爲一輪。交分于臺上。以分日之短長也。臺下爲柱。以金龍繞之。半在地上。半在地下之說。非謂置之於地也。輪半畫爲晝。半畫爲夜。晝則轉在夜之輪于上。夜則轉晝之輪于下。以此爲地上地下之說。爾輪卽所謂璣也。古以璿玉爲之。而王雯以美珠爲璿。璿璣者。以珠爲璣也。以珠以玉。皆不可判。使以珠爲之。不過以爲飾爾。非以珠爲日月五星也。天道尊嚴。故以璿爲之。玉衡之制。其狀如今之所謂簫管也。欲驗天文者。先正璣輪。乃以簫制輪中。于簫管下。上望其空。直觀天星。如堯典星鳥星火之制。萬不差一。儻日月薄蝕。五星失度。以簫置璣輪。于其度中望之。蓋無毫髮之差。其制精密。非聖人能爲此制乎。舜既受終。未知天象如何。故察璣衡。以觀日月五星焉。又曰。天子者。乃日月五星之主也。使主非其人。其象必變。是七政待人主而齊也。今察璣衡七政皆齊。然後知洪水之災。以見堯大數已過。不得不退也。七政既齊。又以見舜歷數在躬。不得而辭也。

張氏曰。日月五星。運行變動。人所取正也。故謂之七政。是故人事修于下。則天意應于上。王政失于此。則天譴形于彼。此舜于卽政之初。所以察璣衡而齊之也。璣運乎上。而以璿爲之。取陰之精也。衡望乎

上。而以玉爲之。取陽之精也。蓋天地之精爲陰陽。陰陽之氣爲日月。陰陽之散爲五行。而其象在五星。必取是以爲器者。蓋以類求之者也。堯典言歷象日月星辰。於此言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者。歷象以數推之者也。璣衡以器得之者也。數出于天。故推之以授人時。器出于人。故占之以齊七政。堯以道在天下。故以歷象言之。舜以政事治之。特見諸形器而已。此璿璣玉衡之所由作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無垢曰。人主乃天地日月五星祖宗神明之主也。豈可輕易哉。主得其人。則天清地寧。日光月明。五星順軌。祖宗神明各安其分。苟非其人。則天變地動。日月薄蝕。五星失度。祖宗神明皆失其所矣。今舜受終。方察璣衡七政齊矣。是非特五典從百揆叙。四門穆而已。人意天心。一切歸之。舜知天位不可辭也。然後肆類于上帝。以告天神。禋于六宗。以告祖宗。望于山川。以告地祇。徧于羣神。以告有功于社稷者。言已所以受終之意也。又曰。言上帝則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在其中矣。言六宗。則文祖在其中矣。言山川。則社、稷、五祀、四方、百物。在其中矣。言羣神。則法施于民。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在其中矣。

胡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則尊尊者所以爲義。親親者所以爲仁。仁義之道無他。報本反始而已。此宗廟之制所由設也。蓋有天下者祀七世。所謂六宗、三昭、三穆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無垢曰。輯有收斂之義。舜正月受終。乃察璣衡。乃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考驗五瑞。一月之間。事已衆矣。既月乃盡正月也。於正月終日。覲四岳羣牧。日覲者。引之使前。以新君卽位。人情未洽。與之周旋款洽。使上下之情通。因以觀其德性。察其智議。詢土風之異同。防民情之好惡。考人材之短長。稱與不稱。以待巡狩而黜陟焉。既賢者無可廢置。乃班瑞而復之。使各安其位焉。又見舜之安靜不擾。亹亹乎有垂衣拱手之象焉。其盛矣哉。劉氏曰。收諸侯之圭瑞。還之王府。必俟二月朔。頒之諸侯者。以新歷數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伊川曰。自歲二月已下。言巡狩之事。非是當年二月便往。亦非一歲之中。徧歷五岳也。

范氏曰。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諂諛者。爲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且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爲太平盛事。亦已謬矣。

胡氏曰。孔子云。謹權量。審法度。四方之政行焉。夫政事出於法度。而法度出於權量。宮室舟車之制。衣服器用之等。分田制祿之限。斂財用物之法。未有捨度數而能定者。其同律度量衡。爲是故也。則知協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所以齊政事也。又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而玉者天下莫不貴有道之象故人君執焉然天子用全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至于子男則二玉而二玉道德之殺也然皆以其貴美者若之故曰五玉小行人曰成六瑞王用鎮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以其爲用者命之故又皆曰五器輯之則皆有所命驗故曰瑞贄則自有其美故曰玉還之則不廢其用故曰器所以備其名也。

荆公曰歲月日時之所能齊律度量衡之所能一先王詳而謹之故居則歷象日月星辰出則同律度量衡而天下治。

無垢曰二月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有一月朔巡蓋隨天道運行而合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之節以有事也天道一變而運于上君道一變而運于下天人交際輔相裁成彌綸範圍於不言之中而四時成矣萬國寧矣諸侯之賢不肖風俗之嫺惡土地之有無民情之好尙無不知矣參稽審證立一代新政爲羣聖祖爲後世法則是行也豈故爲是逸遊哉及其歸也以一特牛告至於藝祖之廟以見舜之爲是巡守者蓋奉祖宗之命以行其出入往來無不以祖宗爲念而非出於私意也然而巡守祭四岳以柴山川以望歸祭藝祖以特亦可謂簡易矣於事神簡易如此則夫道路奉給寢膳共須想一切簡易而不爲是煩費也後世人主不知此義乃千乘萬騎巡海求神仙於民事何益少君方士望蓬萊而見太一天道何補哉可勝歎也。

張氏曰。巡守分至之方。雖不同。然其理則一而已。曰。如岱禮者。言岳事之同也。曰。如初者。言時事之同也。曰。如西禮者。言方事之同也。先岳事。而時事次之。方事又次之。此其叙也。巡守必始於二月。所以象雷之動。而於卦爲豫。所謂以豫順動是也。然而四時之出。又必以四仲之月者。蓋取陰陽之中。巡守。將以正其過不及故也。歸格于藝祖者。反必面之謂也。其日用特者。蓋祭以特牲。所以見其約。則巡守之不爲煩費可知也。

薛氏曰。格廟用特。其禮儉也。廟禮從儉。制度可知矣。必用有度。而後可以巡守。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劉氏曰。唐虞氏分天下五服。在其畿內。甸服之君。則皆執事之人也。朝夕見焉。故不待修朝覲之禮。至于侯服當朝。一年綏服當朝。二年要服當朝。三年荒服當朝。四年則天下諸侯。畢皆一朝。一朝則天子巡守。故五載一巡守也。

無垢曰。常考易象。上地下天易位矣。乃謂之泰。上天下地奠位也。乃謂之否。夫天、君也。地、臣也。民也。臣民之情。得以上通于君。君之情得以下通于臣民。故爲泰。泰者通也。君民限隔。絕然不相通。故爲否。否者、閉也。聖人惡其否。故每歲一服入朝。以盡諸侯之情。通五年而羣后四朝矣。故天子五載一巡守。又以觀察天下。以盡萬國之情焉。又曰。巡守來朝。皆欲知諸侯之賢不肖。而行黜陟。以竦動之也。何以知其賢不肖乎。使其敷奏以言。論國計之大體。陳民情之利害。吾則因其所奏之言。以明試之。觀其有

功無功。而爲之賞罰耳。當時諸侯賢者。何其衆也。何以知之。其曰。車服以庸。而不及責罰。以是知諸侯賢者之衆也。必旌之以車服者。車服華美。顯然著見。使人親瞻詠歎。而知所愛慕焉。此聖人變移耳目之一術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無垢曰。舜巡守四方。徧歷天下。其身親目覩利害。皎然不疑。想東北二方諸侯。敷奏之餘。必以冀與青二州。疆理太大。山川太遠。人民稀闊。號令隔疏。而當洪水之後。田賦有當檢治。貢篚有當勸督。非異時無事可守常法也。將欲爲之。力有所不及。將欲已之。事有所不可。舜乃創爲新政。分冀爲三。而有幽、幷分青爲二。而有營州。一州之間。當各有名山大川。爲之表識。故亦分山爲十二。山言封。爲之厲禁也。川言濬。使之流行也。非舜巡守。何以見四方利害。而敢爲此舉哉。

胡氏曰。夫州本九。則十有二者。以事言之。天有九野。有十二次。州合而九者。象九野也。州分而爲十二者。象十二次也。以理考之。則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九天德也。六陰六陽。所以分天道之大數。不過十二。則十二天道也。蓋其象義。取諸此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荆公曰。先王以爲人之罪。有被之五刑。爲已重。加之以宥鞭扑。爲已輕。已輕則不足以懲。已重則吾有所不忍。于是又爲之制五流之法。以宥五刑之輕者。此則先王之仁。以鞭扑五刑。爲未足以盡出入之

差故也。

楊氏曰。昔舜命皋陶作士。而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者。凡以用刑。有就輕。有就重。有就輕重之中。宅流有居。近有居。遠有居。遠近之中。凡以宥五刑之輕者而已。且先王制刑。有墨、劓、剕、宮、大辟。此五刑也。自此而下。有鞭作官刑。以治在官者焉。有扑作教刑。以治在學者焉。苟惟人之有罪。有被之五刑爲已重。加之鞭扑爲已輕。已重則在此者。有所不忍。已輕則在彼者。有所不畏。于是又爲之五流之法。以宥五刑之輕焉。於戲盛哉。其謂之祥刑。謂之明刑者。職此之由耳。

張氏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又曰。見乃謂之象。則象者垂以示人。使人見之之謂也。象以典者。所以治之也。象以刑者。所以制之也。典如太宰之六典。刑如司寇之五刑。皆有以示之。使之知所避就。則人之犯禁也鮮矣。人之罪。有加之刀鋸。則爲太重。有施之鞭扑。則爲太輕。故于是又制五流之法。所以宥五刑之輕者而已。流如水之流也。或近或遠。各因其罪之輕重而爲之所也。鞭作官刑。所以治在官之賤者。扑作教刑。所以治在學之少者。在官在學皆士也。其有不率者。則爲之鞭扑以治之。所以儆其怠也。金作贖刑者。使之出金以贖其罪。蓋五刑之有疑者。赦而從贖。呂刑所謂其罰百鍰是也。眚災肆赦者。所以宥過也。怙終賊刑者。所以刑故也。康誥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此眚災肆赦之謂也。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不可不殺。此怙終賊刑之謂也。又曰。欽者敬之至。恤者憂之深。重言欽哉。尤當欽其欽。而不敢忽也。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呂刑曰。哀

敬折獄。則古人之于刑。未嘗不欽恤之矣。

陳氏曰。古人有言曰。立大事必用鈇鉞。立大事不用鈇鉞。唯至敬者能之。舜之本心。欽謹在上。欲天下各安其所。而五刑不用。不幸而有敗常亂俗者。舜不得已而用刑。則是舜之所憂也。恤憂也。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夫惟不得已而用刑。則民有不安者矣。民之有不安。宜舜之所以憂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東坡曰。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于刑措不用。　又曰。此皆世家巨室。其執政用事也久矣。非堯始舉而用之。第其存心不正。聖人在上。明照四海。方且承明效職之不暇。豈得肆其姦乎。一旦堯老禪位。舜乃以匹夫而攝天子。自畎畝而位巖廊。此四人者。必憤悒不平。凡前日堯之所吁。而稱其惡者。今則一皆著見。不可掩沒矣。儻舜不於歷試時。按其罪惡。或流、或竄、或放、或殛。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豈不爲堯舜之玷乎。

周氏曰。舜之時。四凶皆在其朝。而堯未之去。舜既卽位。始正其罪。投之四裔。而天下咸服。豈堯之知人不若舜之明歟。且堯爲天子。舜爲匹夫。一旦舉而授以天下之重。堯非有知人之明。其孰能斷之而不疑哉。夫天下之事。其有難於以天子之位與人。而必得其人者哉。故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堯既能知舜矣。而謂其不能知四凶也。可乎哉。蓋四凶至此。其罪已大著耳。或曰。堯非不知四凶也。堯以舜與於側微之中。天下之心。未盡厭服。故留遺此大功焉耳。嗚呼。亦未必然也。

黃氏君俞曰。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此四凶之所以誅也。四凶於堯之末。其惡已萌矣。堯冀其遷善遠罪。而未之誅也。於舜之攝。惡積而不可解。所以見誅也。堯舜之刑。不刑其過。刑其迹也。堯舜之賞。不賞其功。賞其心也。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無垢曰。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夫四海最難遍及也。彼亦何爲而肅絕八音哉。此以見堯恩之遠及。使濟遠如四海。亦皆知愁苦。而不忍聞絲竹之音。金石之奏也。夫不忍聞者。以其心愁苦也。一日如此。已足可夸。而況三年之久乎。夫其所以愁苦。必有以也。一方如此。且足以爲美談。而況四海皆如此。嗚呼。堯之德其大矣哉。

尙書精義卷四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無垢曰。夫天下之情。多樂因循而安怠惰。所以禍每藏於細微。而變或起於肘腋。非特有以聳動之。則不足以興天下之治也。舜歷試而先黜四凶。攝位而先巡守。卽位而先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是皆聳動天下之道也。不如是。治必不興。禍必不弭。周官曰。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於宗周。董正治官。乃知自古聖王。未有不爲此舉。而後能成天下之治也。詢于四岳。謂舜與四岳。謀所以聳動天下之道也。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與四岳所謀之事也。四門嘗闢矣。何待於卽位乎。曰。所謂闢者。謂不爲深閉固拒。尊嚴扞衞。凡四方有鬱結之事。素不快於心者。於卽位之時。使四面皆至。盡得以上達也。所謂明四目。達四聰者。謂舜不自用其明。用四方之視以爲明。不自用其聰。用四方之聽以爲聰。庶幾端拱於一堂。而天下之事。洪纖曲折。至閭巷之態。小人婦女之情。無不坐列於目前也。後世置御史。以爲朝廷耳目之官。置外臺。以爲天下耳目之官。使內自宮闈廉陛之間。外達四方萬里之外。無不盡見其底蘊者。此蓋得舜之遺意也。

張氏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至于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不得已。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方其踐位也。格於廟。所以受命於祖也。蓋舜之未踐位。天下無政。則卽是月

而後有正。此所以不謂之正月。而謂之月正也。元日者。日之吉也。舜之始。蓋嘗受命。至是復之中國。踐天子位。故其格廟不必朔旦。特用元日而已。又曰徧而問之之謂詢。開而通之之謂闢。詢四岳。所以謀之於邇。則邇臣之慮。得以上聞矣。闢四門。所以求之於遠。則遠人之志。得以內達矣。牆之外。目所不見矣。明四目。然後足以廣覽。里之前。耳所不聞也。達四聰。然後足以兼聽。目欲其照察者也。故曰明。聽欲其疏通者也。故曰達。

呂氏曰。舜典一篇。自此以前。舜之於治甚詳。自此以後。舜之於治甚略。蓋當堯在上。舜雖受位。猶臣道也。自堯崩。始行君道焉。觀書者於此以前。當知坤作成物。於此以後。當知乾知大始。自月正元日。舜卽位而至文祖之廟始。然舜之繼堯。非有積蔽而不通下情者。蓋聖人初興。自當如此。譬如日之朝升。日日如此。當陰雨之後日出固如此。當晴時日出亦如此。舜之通下情。雖首於治天下。然不無其序。四岳累朝之耆老舊德。故先詢之。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荊公曰。古人皆以治遠自近始。至於言柔遠能邇。則先言柔遠者何也。不柔遠。則遠者將爲己患。而近者不得安矣。雖欲善近。不可得也。欲善近者。以柔遠爲始。乃若治之。則自身至於家。自家至於國。自國至於天下四海之外。未有不始乎近。而後及乎遠也。

無垢曰。舜既卽位。十有二牧。皆來朝。舜既與四岳謀天下大務矣。又咨於十二牧。以治國之道。夫侯服

之外綏服也。綏服之外則要、荒矣。密邇蠻夷。易以生患。然外患常起於內擾。內擾常迫於衣食。使十二牧知務農重穀。春耕秋歛。境內之民。仰事俯育。各得其所。外患何從而至。此告十二牧所以首以食哉。惟時也。又曰。來則以禮接之。去則以寬待之。不責以細故。不擾其封疆。使忿無自而作。釁無自而成者。此柔之之術也。至於待吾境內。則當有以作成之。能者作成之也。夫人各有能。非有以聳動之。則皆溺於腐爛朽蠹之地。其作成之道。何自而入哉。曰有德者。有善者。吾則惇之。信之。使境內知所慕。外若有得。中實姦邪。外若同善。中實凶惡。如任人者。吾則防閑鈐束。務爲艱難。使境內知所畏。夫聳動境內之民。其道如此。是所謂折衝尊俎。運籌帷幄之幾也。蠻夷烏能而不服乎。所謂服者。其心誠有所不敢也。以爲剛乎。而寬厚之道。每有以注其心。以爲柔乎。而聳動之風。每有以懾其勢。此其所以率服也。借使烏獸其行。豺虎其心。故犯吾圉。而干吾威者。吾用所以聳動之術。以應對之。將見觸之者碎。攖之者斷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無垢曰。夫堯之事。蓋皆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中出也。豈因循苟簡。鹵莽闒茸者。所能廣大其事哉。必須奮然自勵。實有功名之心者。晝思夜慮。日參月考。及事與心對。幾隨事來。吾求其所以應之之計。而未得焉。及見堯之施。爲眞有合天下之理。而遏未然之禍者。此所以言熙帝之載。而必曰奮庸也。誠

能如此。使居宰相。則能明天下之事。順衆人之心矣。百揆者。宰相之職也。在廷之臣。其可以當此任。而合公論者。非禹不可。故衆皆同聲而舉。曰伯禹作司空。舜之心亦謂非禹不可也。然而退歲聽明。必待衆人舉之者。蓋宰相之職。居百僚之上。非衆心歸服。其可以吾一己之見。以蓋衆人哉。第觀其所舉者如何耳。所舉不當。吾則引堯故事。曰吁。曰囂訟、可乎。曰。靜言庸違。曰方命圮族。有何不可。而阿黨比周。如驩兜者。吾方斥逐之矣。其誰敢爲此乎。是其所舉者。無非公論也。所舉誠當。吾正當順衆人公心而用之。天下之人。見吾之不可欺如此。則雖在幽荒僻陋之間。常若有執法御史在其前後。而不敢爲欺罔也。今舉伯禹。此舜所以不復疑難。而稱禹曰。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張氏曰。爲而起之謂之奮。廣而明之謂之熙。有能奮庸。言民功也。熙帝之載。言君事也。下能致力於民功。上能廣明於君事。人臣之大也。故可使之居百揆之任。百揆者統率百官。而以道揆之者也。　又曰。亮采者。明其事也。惠疇者。惠其疇也。亮采、則其智足以有察。而百工之事。獲其治矣。惠疇。則其仁足以有愛。而百工之衆。賴其福矣。既仁且智。則百揆之任。得其人可知矣。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無垢曰。因禹讓百揆之職于稷、契、皋陶。故舜歷稱三人之功。而慰安之。此意未易言也。稱棄之功。曰。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者。當洪水之作也。懷山襄陵。豈復有耕稼之地乎。觀益稷之篇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謂民以洪水艱於粒食。而皆阻飢也。禹既決九川。距四海。

濬畎澮距川則水復故道昔時爲水所浸沒者今皆可耕矣稷於是時隨地可耕處而爲之播種百穀契飢困之民於飽足之地其心不已勤乎　又曰夫黎民阻飢棄乃有功蠻夷猾夏臯陶乃有功洪水滔天禹乃有功使不遇大變則賢者亦安常守分與衆人同等豈肯表表自將求異於人哉商鞅不知此義盡變先王之法以求功宇文融不知此義盡括天下之田以求功此在先王之世皆爲可誅也謂予不信請觀禹稷契臯陶所以爲功者豈若鞅融輩生事要功哉亦遇大變不得已而有功爾由是知大人君子所爲古今一揆也張氏曰棄以名命之也稷以官稱之也因其生而有是名因其事而有是官此所以謂之棄而又謂之后稷洛水方平之初民尚艱食則黎民固阻飢矣棄爲后稷之官播時百穀則烝民乃粒而民食足矣呂刑曰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則稷之有功於民大矣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無垢曰因禹之讓契舜因稱契之功以安慰之也夫衣食足而後知禮節倉廩足而後知榮辱無常產者無常心此百姓自然之道也民遭洪水其日既久艱於粒食煎熬迫逐之態日攢於心其發於外也躁急暴慢不親不遜於親戚鄉黨之間者固不足怪禹治水稷播種已有生意矣契於是乃因其自然之性乘閒暇時啓發其親遜之心使之還其所固有豈不美哉夫所以啓發之者亦優而柔之使自趣之饜而飫之使自得之若江河之潤膏澤之浸油然而不自知也儻惟督迫之驅逐之則斯民將驚苦

無邪。方晝思夜夢之不寧。何暇樂於從善乎。此孟子養氣。所以有揠苗之喻。而契之敷教。所以有在寬之義也。

張氏曰。不親者。以不能相親也。不遜者。言其不能屈己以相與也。夫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不能屈己以相與。此其所以不親也。百姓之所以不親。五品之所以不遜。則天與我之民彝。日將泯亂。此司徒之教。所以不可緩也。教之所行。自其貴近者始。故特言百姓。蓋百姓者。天下之所視。效而聽從者也。敷教之道。在夫率之以身。待之以久。率之以身。故戒之以敬。敷待之以久。故戒之以在寬。記曰。師嚴然後道尊。敬敷之謂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在寬之謂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無垢曰。孔安國謂。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且檮杌、饕餮、渾敦、窮奇。乃在朝廷。而蠻夷乃來亂中華之地。攻劫者。殺人者。爲不正於內外者。又雜然四起。亂舜之治。是雖盛時。不免有小人也。皋陶之作士也。乃能處之。使終不能爲吾患。鄭元曰。士、察也。孔安國曰。士、理官也。理官以按獄爲職也。處之如何。爲墨、劓、剕、宮、大辟之刑。以俟之。所謂五刑有服也。五刑所用。各有所犯之事。而定其罪服、事也。然罪有輕重。則有陳于原野者。有刑于朝者。有別於市者。所謂五服三就也。孔安國曰。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意或然矣。事在五刑。而其情輕。未忍寘之於死者。則有五流之法。屏之遠方。以宥其罪焉。所謂五流有宅是也。流有輕重。有居四裔者。有居九州之外者。有居千里之外者。所謂五宅

三居也。觀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法。其亦深體物情。曲盡人意。使姦無所逃。情無所隱。非明見幽隱。信及豚魚。何以能處之如此哉。夫禹讓稷、契、皋陶。舜乃因禹之言。人人而稱奬之。深玩其意。嗚呼。舜之仁厚溫晏如此。使人有悅而忘勞忘死之心矣。夫稷、契、皋陶。盡心職事。而舜乃深知其細微。樂見其功效。當朝廷之上。羣臣在列之時。乃分別其事。條列其人。舉其難以嗟咨之稱其功以慰勉之。千世之下。讀其遺書。尚使人感慨不已。則當時稷、契、皋陶之樂於見知。其忻喜之情。又爲何如也。

陳氏曰。居是官者。不明。則不足以盡人心。不允。則不足以當人罪。故戒皋陶曰。惟明克允。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諸。

無垢曰。舜求百揆。則曰有能奮庸。而求共工。則曰疇若予工者。意謂誰能順我考工之事。以周官考之。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設色之工。刮摩之工。以下皆工也。是工之爲職。器械之所自出也。其曰予工者。聖人在上。則器械有法。一或不然。器械失度。以器械可以上遡聖人之心。其曰予工。又何疑哉。觀象箸可以知紂。觀玉杯可以知紂。觀金人可以知始皇。觀錦帆可以知煬帝。以至鶴冠成而子臧亡。鑑車美而慶封奔。四載可以見禹之功。五絃可以詠舜之德。而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可以見宣帝勵精政事也。工曰予工。何疑之有。其曰若者。欲其順器械之理也。夫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乃有渙之象。斷木爲杵。掘地爲臼。乃有小過之象。弦木爲弧。剡木爲矢。乃有睽之象。以至網罟取諸離。宮室取諸大

壯。棺椁以易衣薪之野。書契以代結繩之陋。莫非仰觀俯察。遠取近取。因萬物自然之理。而爲之制作。豈可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爲奇技淫巧。以蕩上心。而悅婦人哉。此又若之意也。　又曰。夫舉不當而許之亂也。舉當其人而不許。亦亂也。一吁一俞之間。天下治亂之幾。自此而起。其可輕也哉。

張氏曰。記曰。天子之六工。曰。士工、金工、木工、石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則六工皆天子之工也。供是職者。在若之而已。守其法。信其度。因聖人所以創作之制。而持循之。此之謂若。　又曰。帝於伯禹之讓。則曰。汝往哉。於垂益之讓。則曰。往哉汝諧者。禹之於百揆。可以優爲之矣。故使往而無所戒可也。至於伯夷之典禮。非特使之往。而又曰。欽哉者。蓋禮以欽爲主。謂之往欽哉。則又使之往而加欽也。共工治之末。朕虞職之卑。故戒之以汝諧而已。蓋以事之不可咈。衆之不可違。此其所以貴於諧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無垢曰。聖人以萬物爲一體者也。故曰。予上下草木鳥獸。曾子知此意。乃曰。斷一木。殺一禽。不以其時非孝也。故暴殄天物。紂所以致討。而有血氣之類。弗身踐者。所以爲君子歟。若之者。豈一切生之而不殺歟。曰。非然也。先王之世。山澤之間。爲之厲禁。食之以時。用之以禮。故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此皆若之之術也。夫聖人在上。萬物各得其所。則以爲之厲禁。人不得非時非禮。以戕賊之也。至於牛、羊、犬、豕

之類。亦有品節。犯分干時。皆在所禁。如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之類。皆所以安萬物。使樂其生也。故鳥、獸、魚、鼈、咸若。所以爲夏后。而麀鹿攸伏。白鳥翯翯。於牣魚躍。所以爲文王也。然草木鳥獸。當在山澤。儻或草木鬱茂。禽獸繁殖。以害吾中國。則益有烈山澤之法。周公有驅猛獸驅龍蛇之法。是所謂若之也。若者順也。居於山澤順也。交於中國逆也。此又聖人之深意。豈得以姑息爲若哉。

張氏曰。先王之政。非特親親仁民而已。其微至於草木鳥獸。皆有以及之。是故取之有時。用之有禮。不傷其生。不咈其性。則其愛物之心。可謂勤且至矣。此舜所以命官。作朕虞。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無垢曰。三禮。卽周官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也。言人鬼。則吉、凶、軍、賓、嘉。皆在所掌矣。夫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得天下也。故曰。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伯夷之典禮。豈特爲祝史之事。有司之職哉。其亦當知義之所存矣。其義安在。舜戒以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是也。夫夙夜匪懈。而不知寅敬其心。則亦徒勞而已矣。辦職事。則在夙夜。而所以感格神人者。則在寅也。正義直指。而不知潔清其身。則亦徒詐而已矣。通幽明。則在直。而所以感格神人者。亦在清也。張氏曰。夫禮將以交神人者也。交神人之道。不可以怠慢。故戒之以惟寅。不可以邪枉。故戒之以直哉。

不可以濁穢。故戒之以惟清。傳曰。禮者敬而已矣。此所以欲其寅也。神之聽之。好是正直。此所以欲其直也。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此所以欲其清也。舜之巡守。則曰修五禮。至此。則曰典三禮者。蓋三禮者。五禮之體。五禮者。三禮之用。禮之體。則常而不變。故命伯夷典之。伯夷者臣也。有法守焉。故也。禮之用。則因時而爲之損益。此舜於巡守。所以修之。修之者。君道也。此其言所以不同。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王氏當曰。夫聲起於氣。而氣生於心。蓋心者。樂之本也。故心和而氣和。氣和而聲和。和之所在。物無不應。故舜之命夔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而周公之教國子。曰中和祗庸孝友。未有不本於心也。彼其素所養者。無非中和。則在陽無剛暴難制之聲。在陰無憂愁不樂之氣。大足以動天地。幽足以感鬼神。微足以致鳥獸。蓋不足怪也。

史氏曰。典樂而先乎中。則所化者博。作樂而極乎和。則所格者大。

胡氏曰。金尚羽。石尚角。土、絲、尚宮。匏、竹、尚徵。革、木、尚商。此所以聲律相依而皆和。故曰八音克諧。諧者。和之謂也。

張氏曰。樂所以象成功者也。以舜之治如此。所以致衆樂之和。由石聲而依永也。

顧氏曰。夔既命而自贊之。何也。是所以歸美于君也。然則九官衆矣。而歸美止乎夔者。夔之於樂也。辨

其器而調其音也。舜之於樂也。修其理而致其應者也。屬乎器與音者。藝也。屬乎理與應者。德也。神人之和。與夫鳥獸之舞。其皆藝之所能及邪。非也。德之所感也。此夔之所以自贊而異於他者。若夫去樂而爲功。則皆一人之能。其又何贊之邪。

吳氏曰。樂本人心也。人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聲和則寫之金石。被之管弦。無不和矣。其在易。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言雷一奮地。而萬物以之鼓舞。如聖人樂作而天下無不和悅。舜之時可謂和悅矣。遂作韶。故命夔典之。觀其時若此之盛。意謂使我擊石拊石。當可使百獸率舞。則舜之治可知矣。夫鳥獸有知而無情。聖人在上。德被者遠。雖無情者。尚可使之率舞。況其他者乎。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無垢曰。垂讓龍。舜乃因其讓而命龍爲納言。專以讒說爲念也。夫讒說之生。專害君子。變亂黑白。詩人以比青蠅。騰播無實。詩人以比南箕。比之毳兔者。逐之善走也。比之貝錦者。卽之可觀也。非大聖明。其孰能不惑於此哉。夫其生也。因形而入。乘間而出。其入也。則足以搖動君子。其出也。則足以搖動朝廷之心。震驚朕師。豈欺我哉。昔東漢出納帝命。乃在宦官。其擅誅陳蕃也。出帝命。則曰。陳蕃謀反。誅者有賞。使聽者惑焉。納帝命。則又曰。陳蕃謀反。臣等已誅之。使人主惑焉。靈帝竟莫知陳蕃爲忠正也。以此觀之。出納君命。其可以不謹。而使宦官。如王甫輩爲之乎。

史氏曰。人君不以去邪爲急。而以建官爲急。人臣不以承命爲勤。而以立功爲勤。何哉。讒邪之說。雖大

聖之世。有所不能免也。殄絕君子之行義。震驚天下之耳目。其爲患蓋亦甚矣。聖人不汲汲於去邪。而汲汲於建官。謂典言者。苟得其人。則夙夜憂勤。出吾之命。而將有所受。納吾之命。而將有所報。雖上下異勢。內外異情。而能一之以信。如是則讒邪之說。當不絕而自去矣。

呂氏曰。讒人點白成黑。殄行自絕其行。此等人出易得驚怖人。故命納言之官。以通上下之情。人君之治天下。最患下情不通。上下之情相隔塞。中間無一人爲之居職。則讒邪便得以相蔽。納言之職。便是通下情之樞。舜之時雖無此弊。蓋亦不得不隄防。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無垢曰。夫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天也。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天也。亮采惠疇。天也。播百穀。敷五教。明五刑。天也。若予工。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天也。典禮以爲秩宗。典樂以教胄子。夙夜出納帝命。亦天也。是皆天所當爲。舜不敢起一毫私意以亂之也。二十有二人。誠知事事皆天。而時時不忘其欽。是乃所以弼亮天工也。夫天自有功。惟欽其事以弼亮之者。天功乃見焉。如毛羽之文。草木之華。皆渾然天成。非人力所能加損者。二十有二人所職之事。事中自有天功。特在時時致欽。盡心於所職。以相輔之耳。

林氏曰。周官有三公六卿。有侯伯。而顧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以人言之。則六人。而以職言之。則不止於六人也。蓋有以三公爲六卿者。有以侯伯入居公卿之位者。雖數止六人。而實

兼數職也。此四岳、九官、十二牧。當有二十五人。但言二十二人者。蓋或有兼居岳牧之任者。或有在州牧之中。而又居九官之列者。世之遼絕。不得而知也。欽者。是使四岳、十二牧、九官。各敬其事也。所以必在於敬事者。以其所亮者。莫非天工也。亮有輔相之義。與亮采惠疇之亮同。皋陶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所謂設官分職者。凡以代天工。則四岳、九官、十二牧。莫非所以代天工者。故以亮天工言之。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無垢曰。夫人之情。放之則怠。策之則勵。雖大人君子。盡心職事。初無意於功賞。亦不待於警策也。然聖人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使盡以大人君子待天下。而不爲之檢約。萬一有如四凶者。始以才達。後以姦濟。此風一行。天下事去也必矣。故雖二十二人之賢。舜所以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也。然考課之法。急之則詐僞生。寬之則功實見。漢宣求治太急。所以有僞增戶口以求賞。如王成者出焉。子產爲政一年。而民欲殺之。三年而民歌頌之。使如漢宣之太急。一年之外。子產受誅久矣。安得有三年而成效乎。三載而一考之。三考而乃黜陟之。則所以待之者。一何寬也。待之以寬。則任職者。不求耳目之功。而爲千百載之計。其間利害曲折。設施開闢。有出人意表者。有使人驚歎者。吾得安心肆志。展其四體。而無懼浮言讒說邪。

張氏曰。孔子曰。三年有成。此唐虞考績之法。必以三載者也。雖然。聖人猶以爲未也。故積之之久。待之

之盡。至於三考。然後爲之黜陟。是故爲善積久而爲明。所以陟之。爲不善積久而爲幽。所以黜之。善者、陽之類也。積之既久。則浸以之明。不有以陟之。則無以勸君子。不善陰之類也。積之既久。則浸以之幽。不有以黜之。則無以懲小人。既有以黜陟幽明。則人皆知賞之可慕。罰之可畏。於是乎樂事勸功。此庶績所以咸熙也。堯典言庶績咸熙。在允釐百工之後。則庶績之熙。由於百工之允釐故也。此言庶績咸熙。在於黜陟幽明之後。則庶績之熙。由於幽明之黜陟故也。分北三苗。所以黜幽也。北者。陰陽分背之地。苗頑弗卽工。於是分北之。則小人與君子異趣矣。夫黜幽止於分北三苗者。堯舜之世。比屋可封。君子多而小人少。所可黜者。三苗一人而已。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司馬溫公曰。舜在帝位。治天下五十載。升於至道。然後死爾。非謂巡狩爲陟方也。

東坡曰。舜生三十。謂爲民三十載也。徵庸三十。謂歷試三十載。攝位二十八載也。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堯崩服喪三年。然後卽位。蓋其年六十二矣。在位五十載而崩。壽一百有十二。

孔氏曰。孟子云。舜服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年。卽在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爲天子。五十年。是舜壽。凡百一十二歲也。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飫。

上官氏曰。昔舜理諸侯之事。方置其官。各居方而統治之。又別之生而異其類。使各相從。故序之曰。帝

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汨謂之治作謂之興言其治功之興也九共九篇則其義亡矣凡師枯槁則爲賜食以飫之故作槀飫

尙書精義卷五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

無垢曰。皐陶言克艱之意以矢謨。大禹行克艱之說以成功。舜何爲哉。恭已南面。優游無爲。垂衣廟堂之上。各因其所長。而稱薦慰安之。豈有私意哉。使陳謨者。成功者。各安心肆意。展盡四體。盡行其所學。以惠天下四海焉。

張氏曰。謀之已定謂之謨。興事造業謂之功。謨者。坐而論道之事。功者。作而行之之事也。作而行之。非所以命禹。故其名篇。則謂之大禹謨。雖然。皐陶以謨。則其絕德在謨者也。禹以功。則其絕德在功者也。此經所以於皐陶言謨。於禹言功。各以其尤大者稱之也。有謨矣。然後有功。故序先言皐陶矢厥謨。然後言禹成厥功。以謨對功。則皐陶之謨。固不若禹功之大。此篇之序。所以先大禹而後皐陶。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張氏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王者體道之大。以配乎天地。故其見於事業。所以爲大禹之所謂大者。蓋禹以功而王。其業之所以大故也。文命。禹之號也。以其有以賁飾於事。故謂之文。以其有以號令於下。故謂之命。禹之所以爲王者。在此而已。故其號所以因之者也。敷于四海。則爲下爲民

是也。祇承于帝。則爲上爲德是也。下有以敷于四海。則惠澤之施溥矣。上有以祇承于帝。則欽順之道盡矣。

蕭氏曰。舜之事皆同乎堯。故曰。重華協于帝。禹之事則有異乎舜。故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文則非獨爲之華。而命則處之在我。事雖有所不合。而意則祇承之也。或曰。文命稱禹者。猶放勳之於堯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無垢曰。克艱之義。其大矣乎。以此處心。則不欺暗室。不愧屋漏。以此處身。則言無可擇。行無過舉。以此治家。則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以此治國、治天下。則事察其微。幾戒於早。臨兆民若馭六馬。見宴安若嗜鴆毒。其敢輕乎。君以克艱待臣下。臣以克艱事君父。各在警戒修省之地。其誠心相感。實德交孚。此風一行。黎民自然樂於趨善矣。夫黎民敏德之幾。非在他也。仍在乎君臣克艱之際耳。使君克艱於上。臣克艱於下。則事不敢忽。義不敢違。思慮反覆。號令參審。凡有施爲。無不當於人心。合於公論。民之從之也。若走下之水傳。命之郵。此自然之理也。

黃氏曰。古之人君。以任天下爲憂。而後世以得天下爲樂。古之人臣。以事君爲憂。而後世以得君爲樂。憂之則必知其難矣。可憂而樂焉則易。易則慢。慢則弛。此天下所以多亂也歟。孔子曰。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夫子謂知爲君之難。可以興邦。則知爲臣之不易。可以興邦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無垢曰。虛心屈己。故善言日聞。賢者日進。四方萬里之遠。民情之細。微物態之變。故利害是非。千百年之禍福。皆皎然在於几席之間矣。此萬邦所以咸寧也。其克艱之狀如何。不敢獨斷。而考於衆謀。不敢自是。而舍己從人。不敢自安。而矜憐無告之窮民。不敢自高。而禮遇天下之寒士。合此四事。以觀堯之心。每見其兢業憂懼。若危亡之立至。而禍患之必來也。凡禹之所言。他人所憚者。堯皆身親而心安之。此所以言惟帝時克也。惟舜處於克艱之地。故深肯禹之言。又深見堯克艱之心。而能形容此數語也。

高氏郢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則輿人之誦不可輕。故書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此言王者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自至。未然之禍。不除而自絕矣。

陳氏曰。克能也。稽于衆。舍己從人。此聽言之事也。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此逮下之事也。衆言皆稽之。況嘉言乎。困窮猶不廢之。況大禹乎。然聽言逮下。堯之能事也。舜敢廢之乎。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無垢曰。廣者大也。運者。行而不止也。堯德廣大。行而不止。此所以行於克艱之中。而不急迫。又以聖神武文。行於克艱之中。而不拘攣。出入闔闢。何所不可。豈以爲克艱而反急迫拘攣哉。卽形而下。造形而上。茲其所以爲堯歟。然則欲求廣運聖神文武者。不求之他。求之克艱足矣。

張氏曰。廣言堯德之體。運言堯德之用。其大無疆。而所施者博。德之廣也。其動不息。而所行者疾。德之運也。堯有廣運之德。入與道俱。則爲乃聖乃神。出與事顯。則爲乃武乃文。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而後神。道之序也。戡定禍亂而爲武。經天緯地而爲文。武而後文者。事之序也。堯有聖神武文之德。此皇天之所以眷命而使之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宜矣。四海遠矣。非有德者。不能奄而有之。天下大矣。非有德者。不能君而臨之。謂之奄。不特有之而已。至於爲天下君。又見其出命以尹衆者也。

禹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

無垢曰。順於道理者。吉則隨之。非道理之外。又有吉也。當其順於道理時。此卽吉也。此古之論福者。曰百順之名也。且謂體信而達義者。謂之百順。而詩人指葛藟纍之謂之福履。其禹之意歟。然而禹於益之意外。又立從逆凶之說。以發明之。此亦禹始終於克艱之意也。夫從逆卽是凶。不必謂逆之外。別有凶也。昔燕王旦謀反日深。變怪愈至。如大風折木。鼠舞端門。失火城樓。此怪非是外來也。卽旦惡逆之心。凝結成象耳。豈自外來也。此君子所以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不愧屋漏。不欺暗室。誠諸中。形諸外。此理之自然者也。如影之隨形。響之隨聲。影卽形也。豈形之外。復有影乎。響卽聲也。豈響之外。復有聲乎。禹是以知吉卽惠廸。凶卽從逆。非於順道之外。別有吉。從逆之外。別有凶。禹之此意以謂。使吉在道外。則福可邀。使凶在逆外。則禍可避。如此。則異端得志。而吾道衰矣。不可不謹於此矣。張氏曰。惠廸者。順道之謂也。故天命之以吉。反是而從逆則凶矣。夫順逆之理。吉凶之報。至於不旋踵

而至。而無毫髮之差。如影之於形。曲直長短。因之而已。如響之於聲。洪纖高下。應之而已。所謂如影響者。其報應之驗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無垢曰。虞。度也。謂於未可億度以前。未然未形。早爲警戒也。夫身欲逸。心欲樂。此天下萬世同情也。逸不已必至於蕩。樂不已必至於淫。使舜在畎畝時。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與頑嚚傲弟處。何俟於益之進戒。今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耳目與昔時異。事幾與昔時異。處於逸樂之地。而不見憂患之侵。其習已慣。其幾已熟。已逸而又求逸。得無蕩乎。已樂而又求樂。得無淫乎。益之歎息而警懼。蓋謂此也。又曰。大抵人心有三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既非可行。又非可止。則爲疑矣。守法度。可行則行也。故能任賢不貳。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可止則止也。故能去邪不疑。疑於可行。而又不敢行。疑於可止。而又不敢止。此疑也。乃蕩淫之漸。而失法度之幾也。蓄之於心。終必害道。斷然斥去。第據可行可止。明白光輝者而行止之。如此。則吾心之所嚮。無不高明光大矣。此百志所以熙也。然而行不可急也。當循序而行之。行之太急。則違道以干譽矣。如德宗早歲。用崔祐甫杖邵光超。行之太急。事不終久。晚歲乃任盧杞而黜陸贄。是其始時。特違道以干譽耳。違道。卽不循序而太急也。止亦不可急也。當循序而止之。止之太急。則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矣。如梁武帝初年。捨身養菜。以率士民。無不從風而靡。晚歲乃信朱异而任侯景。

是其始時。特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耳。咈百姓則不循序而太急也。夫天理自然。豈可以私智亂之。法度乃先聖之法度。是天理也。非私智也。或行或止。皆當循之。儻出於法度之外。而增損一毫。非干譽卽從欲耳。

史氏曰。得民心難。失民心易。得失之原。不過道與欲而已矣。蓋道出於天下之公。共欲本一人之私情。違道者、干百姓之譽。而終身不可得。專欲者、咈百姓之情。而有所不顧。道衰而欲勝。民心之不失者。未之有也。　又曰。何謂道。仁義禮樂。歸於大中至正者。是也。何謂欲。聲色貨利。流於放僻邪侈者。是也。

張氏曰。法度者。先王所賴以爲治也。在我者有法。則下斯守法矣。在我者有度。則人皆謹度矣。法度一失。則綱紀以之大壞。法度其可失者哉。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敍。九敍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無垢曰。夫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凝聚而生者也。然而有常產者有常心。無常產者無常心。顧上所以養之如何耳。養如農夫之養禾。慈母之養赤子。不惰以失節。不急以助長。滋以膏液。時其渴飢。去螟螣之害。適寒煖之宜。然後暢茂秀發。光明碩大。千倉萬箱。五常百行。以享終歲之飽。而爲克家之子焉。養民亦猶是也。水、火、金、木、土、穀。以遂其日用之急。正德、利用、厚生。以安其天與之性。先富後教。不失其序。發揚感興。不失其和。進勸勞而黜怠惰。勉辛勤而去康樂。此戒之用休也。宅

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兕觥以辱之。撻罰以恥之。董之用威也。歌載芟之詩。詠良耜之頌。沐浴膏澤。歌詠勤苦。使樂其事而忘其勞。此勸之以九歌也。夫於艱難之中。而自有一時之適。使之樂以感發。而忘其辛苦。此長久之道也。　又曰。顧大禹當日之意。以謂正德以正其心。利用以致其用。厚生以樂其生。此所以養之也。如人主不荒於酒色。不盤於遊畋。此正德以養之也。法度如江河之有隄防。號令如風雷之能鼓舞。此利用以養之也。孔穎達謂。薄征徭。輕賦稅。不奪農時。使民生計有餘。衣食豐足。以謂厚生以養之。理或然矣。

林氏希曰。己能成人。然後以成於人。成人者。可與謀道。成於人者。可與謀教。此正德之所以先也。德孰爲大。善政爲大。政孰爲大。養民爲大。此則利用厚生所以次也。是之謂三事。人非天則不得其生。非地不得其養。非聖人不得其所以爲人。是故聖人。因天下之材。立天下之道。屬乎天者。則修之。屬乎人者。則和之。修之故成萬物之體。和之故藏萬物之用。夫是謂之有功。有功謂有敍。天覆其德。地載其利。而民卒不知所以然之者。則亦歌之而已矣。　又曰。當斯時也。六府修。三事和。而九歌應之。然禹猶務勸其君。以致於勿壞。則凡修之利不足加於世。和之道不足偏於物。雖有舜、禹。且不能以使之歌也。況不爲舜、禹者乎。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張氏曰。地平者。水土之平也。天成者。四時之成也。原隰至於底績。萊夷可以作牧。則地平可知。東作西

成。不失其序。南訛朔易。不乖其次。則天成可知。橫流之初。天下無適而非水。民之昏墊。不得平土而居之。則地未平矣。地未平。則天何自而成哉。此所以先言地平。而後言天成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張氏曰。記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耄言乎其昏也。期者。指是以爲期也。期則當頤以養之之時。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其宅帝位。又至於三十有三載。此所謂耄期之年也。耄則昏矣。昏則不可以有爲。期則養之時也。養則不可以有爲。此舜之所以倦于勤。夫天下之事。日出而無窮。惟孜孜克勤。然後足以有濟。今也耄期而倦于勤。此所以欲遜位於禹。而使之總師也。嘗觀禹之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舜嘗稱其克勤于邦。則禹之不怠可知矣。惟不怠。然後可以總朕師。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無垢曰。夫皋陶刑官也。朝夕所論者。禦戎夷。與夫治寇賊姦宄。五刑、五流、五宅、三就、三居之事。小則墨、劓、大則大辟。又其大則陳之原野之刑爾。何以知其爲邁種德哉。非深知皋陶之所存。其誰能於刑見其爲德耶。余觀寒朗徐有功傳。見其於告變謀反事。使人主怒不得行。威不能慴。至濱於死而不懼。孳孳以人命爲重。而不顧一身之死生。舜大聖明。雖當時固無寃枉之獄。然於有罪者。想見皋陶以身體之。時其飢渴。審其寒暑。不使一毫之寃。意外之苦。其脫免無罪。辨析難明。固已出入意外。至其就刑而赴死者。亦矜憐撫恤。傷痛嗟咨。悼其失路。而憫其無知。使悔過於無形。而修身於將來者。又不可勝數

矣。

顏氏曰。舜之將禪禹也。禹遜以皋陶。夫禹之所遜者。必衆賢之優也。而皋陶之所以優於衆人者何邪。天下固有以德而懷人者矣。未有以刑而能懷人者也。此皋陶之所以優也。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無垢曰。夫操則存。舍則亡。此人之心也。操之則爲德。舍之則爲欲矣。念茲者。操之也。在茲者。操則存也。念念既久。德機愈熟。德本愈深。雖舍之亦不亡也。釋茲者。舍之也。在茲者。不亡也。種德至於舍之而不亡。則德遠而大。夫既遠而大。不能自已。雖無意於此德。然發於聲音言語者。亦自然無非德也。故曰。名言茲在茲。至其未發於聲音言語。而動於念慮者。亦無非此德也。故曰。允出茲在茲。至此則人與德相忘矣。原其本初。特念之一字而已。所以又指舜曰。惟帝念功。以言念之功如此也。又曰。孔子十五而志於學。志念也。至於立。至於不惑。至於知天命。至於耳順。皆念茲在茲也。至於從心不踰矩。此釋茲在茲也。豈特孔子。傳說告高宗曰。允懷于茲。念終始典于學。念茲在茲也。曰。厥德修罔覺。釋茲在茲也。聖賢相傳。無非此念。其可忽哉。

張氏曰。思而不忘爲之念。存而察之謂之在。念茲在茲者。念此人。則當察此人。而有可念之道也。釋而廢則不念矣。釋茲在茲者。釋此人。則亦察此人。而有不可忘之理也。念茲而不在茲。則所念者。未必有功。釋茲而不在茲。則所釋者。未必有罪也。名言茲在茲者。名其人。言其事。所名之人。未必果賢也。所言

之事未必果是也故當察此人之賢否此事之是非然後可以名言之矣允出茲在茲者信出於此道然此道未必皆可必當察此道之可否然後可以允出之矣禹以爲臯陶在所當念不在所當釋也名其人則臯陶之賢在所可名矣言其事則臯陶之行在所可言矣允出於禪位則臯陶在所當禪不在所當廢矣故終之曰惟帝念功蓋亦以臯陶之功非所可忘也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無垢曰夫臣庶所以犯刑者則以其心不正也不正之念起於微茫長於芽蘖儻或縱之蕩如狂瀾不可收拾至於爲寇賊姦宄而不知恥矣聖人憂之故設爲五刑小有墨劓大有大辟或刑於朝或刑於市又其大有陳之原野者使見之者驚聞之者沮所以折天下不正之念而使銷殞於無形之間也豈好殺人也哉今舜之臣庶其心至正至無有一毫邪念犯舜之正者夫臣庶之心正何與於舜而謂乃舜之正哉蓋舜以天下通爲一體者也使天下臣庶有一邪念犯其心之正者即犯舜之正也然則臣庶不以邪犯正是誰之力哉乃臯陶明五刑之功也明五刑於此則臣庶知邪念不收必墮刑獄皆儆戒檢察而不敢放肆如此則邪念消殞矣邪念消殞自然歸於仁、義、禮、智、信之中而識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用矣以弼五教夫復何疑臯陶之明刑果何爲哉期於舜之天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大治也豈好殺人哉期天下無一人犯法而後已使天下無一人犯法則天下之心皆正可知矣其心

既正。不待教令。不煩鞭扑。措心積慮。自然合於中道矣。

史氏曰。任法者。不若責之以人。任人者。不若勉之以功。以舜爲君。法不待於任。以皋陶爲臣。功不待於勉。然必區區爲是者。蓋治道之常。有不可得而忽也。夫五刑之設。不獨待天下之有罪。亦所以明天下之無罪。自皋陶爲士。始至於弼教。而終至於無刑。豈皆任法之故邪。始於大臣庶官。罔干予正。終於天下之民。皆協於中。則非任人有所不能也。舍法而任人。因人而有功。爲帝舜者。其可不以是而勉之哉。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無垢曰。設法如江河。使民易避。下令如流水。使民易從。在下者不苦其煩。處衆者不患其急。罰止一身。而不及嗣。賞延于世。非止其身。過無大而不宥。使人有自新之路。故無小而不刑。使人有謹獨之心。罪疑惟輕。無刻薄之態也。功疑惟重。有忠厚之風也。求舜之處心。與其殺不辜。以勵威。寧若失不經。以取謗。積此數事。深見舜好生之德矣。夫舉一好生之心。則天下無不感動。且如罰弗及嗣。宥過無大。罪疑惟輕。每舉一事。則天下皆起寬恕之心矣。賞延于世。功疑惟重。每舉一事。則天下皆起樂善之心矣。一事尚然。而況事事如此乎。所以好生之德。漸漬優渥。洽于民心。民心皆爲忠恕。皆自樂善。邪念消殞。中正自生。不犯有司。夫何足怪。

史氏曰。德不失於中。則政無往不中。政不外乎中。則民奚爲而不中。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

舜乎。不失之過。不失之不及。此德之所以罔愆也。簡之所臨。寬之所御。罰之所及。賞之所延。刑宥之小大。功罪之輕重。凡行之於政者。自然無往而不中矣。是數者。寧可失於不常。不可殺於無辜。忠厚之所寓。權義之所立故也。好生之德。洽民如此。民奚爲而不中哉。

東坡曰。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謹罰也。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而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　又曰。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而過乎義。則流而遂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滿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余氏曰。聖人勸善所欲也。懲惡不得已也。以所欲之心。行不得已之政。知其所以然也。又其君臣相戒飭之辭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刑期于無刑。而申之。欽恤之言。其不得已者。亦所以弼教。終必期於無刑而已矣。其功罪疑者。又非率然以意輕重之也。蓋其君臣雖聖且賢。不敢以神明自德。猶懷天下之疑。故凡賞一功。刑一罪。公卿可。士大夫可。庶人可。然後寘於爵位。麗於刑辟。衆之所疑者。乃付

輕重之議。蓋舜皋陶善與天下之人同其好惡然耳。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無垢曰。夫舜之欲何欲哉。其所欲者。臣庶不干予正。民協于中。爾！今皋陶明刑弼教。折邪心於無刑。起中正而有象。五刑既明。墨劓剕宮大辟。閱實其罪。使見者神驚。聞者色沮。四方震動。不敢萌不正之心。常若皋陶之明。照燭於闇室屋漏無人之處。而莫敢肆其邪焉。惟乃之休。豈曰虛語。

張氏曰。無爲而治者。舜之所欲也。然非皋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則安從其所欲者乎。雖然。莫非欲也。有可欲之欲。有不可欲之欲。從欲以治。則可欲之欲也。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則非可欲也。此聖人所以不欲也。聖人之治也。神而已。鼓之舞之。莫見其爲之之迹。天下之民。莫不披靡而從焉。此之謂風動。自非皋陶用刑之效。安能至於是哉。故曰。惟乃之休。休者。以其有美道。可以爲人所依故也。

尙書精義卷六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無垢曰鯀既績用弗成殛於羽山在廷之臣自度才智無足以任其責者皆退避不言太史公曰禹傷先人之功不成受誅退焦心勞思居外十三年是衆人不敢當此任而禹自信以卒父業卒使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以雪父之恥以遂禹之本志此所謂成允也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此所謂成功也衆臣之中有及之者乎無有也故惟汝賢　又曰勤儉之德稍自好者亦能爲之而不自滿假斯爲難也秦始皇衡石程書亦已勤矣乃巡歷天下刻石紀功此自謂勤而滿假也梁武帝薄衣茹素亦已儉矣乃貽書臣下自述其功此自謂儉而滿假也惟禹雖惡衣服雖菲飲食盡力溝洫而退處於驚懼之地常恐盈溢廣肆以貽君子之譏焉衆臣之中有及之者乎無有也故又曰惟汝賢　又曰夫有勤儉之能而不矜則亦息天下自矜之心矣故其能愈高也有允成之功而不伐則亦息天下自伐之心矣故其功愈大也莫與爭者蓋言天下之人亦因禹而無矜伐之心也夫我自矜則起天下自矜之心我自伐則起天下自伐之心此心既起以能相高以功相大風俗薄惡妬嫉交行此非聖賢之道也

陳氏曰。天下之物。有盈必有虧。有盛必有衰。盈虧盛衰。先自戰於胸中。欲天下之不與我爭。不可得也。聖人以天地萬物。皆同乎吾之一體。疾痛疴癢。吾所當去。安佚休息。吾所當取。初非有爲物之心也。故其能也。不見有其能。其功也。不見有其功。盈虧盛衰。無一介有乎其心。則天下孰與吾爭者邪。

黃氏曰。不矜不伐。聖賢之令德也。用之治世。足以成其功名。用之亂世。足以辟其怨禍。蓋功名者。世之所愼重也。誠能不爭。世之所甚重。則怨禍希矣。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無垢曰。夫天下之大。四方萬里之遠。事之不一。物之不齊。宜不可以一言斷之矣。然而使聖人見天下。見四方萬里。若大若遠。見事見物。不一不齊。竊意聖人之心。亦以不給矣。惟聖人知天下四方萬里。若事若物之本。執而綏之。所以天下四方萬里。事物之情。無一不灼然布於几席之上。而發號施令。靡然自當於天下四方萬里事物之心。使無寃苦失職之嘆者。則以得其本也。夫所謂天下四方萬里事物之本。何物也。曰中而已矣。蓋天下此心也。四方萬里此心也。若事若物此心也。此心卽中也。中之難識也久矣。吾將卽人心以求中乎。人心人欲也。人欲無適而不危。何足以求中。又將卽道心以求中乎。道心天理也。天理至微而難見。何事而求中。曰天理雖微而難見。惟精一者得之。精一者何也。曰精則心專。入而不已。一則心專。致而不二。如此用心。則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久而不變。天理自明。中其見矣。既

得此中。則天下在此也。四方萬里在此也。若事若物在此也。信而執之。以應天下四方萬里事物之變。蓋綽綽有餘裕矣。　又曰。君執此中也。故可愛而不可遠。民具此中也。故可畏而不可忽。是君與民。皆有此中者也。民非君之中。其何以依倚。故曰。衆非元后何戴。君非民之中。其誰與保守。故曰。后非衆罔與守邦。是中之所在。無適而不宜也。

賈氏曰。夫辨人心道心之異者。正心之義也。必精必一。以勝人而人道者。存誠之義也。去人之危。入道之微。則心不外馳。而中已確然矣。其德罔愆而廣運。豈不宜哉。雖然。是中也。堯既咨舜。舜亦以命禹。夏、商、周、又以建極。孔子又常常諷道之。孟子亦願學孔子。其相傳之妙。固已明矣。此韓愈氏所以得而言之。且謂至軻而止也。然則五世之所以盛。豈徒然哉。噫。五世已往。傳而在上。故其道行。五世以來。傳而在下。故其言立。道之不明。日已久矣。

周氏曰。人心利欲之私也。行乎利欲之間。豈不危乎。道心義理之心也。求諸義理之所在。豈不微乎。惟危也。故察之爲難。惟微也。故明之爲難。是以三聖精研而不擾。致一而不二。本心昭曠。而後能執其中道。

張氏曰。孔子云。仁者人也。所謂人心者。以道爲心也。莊子曰。道兼於天。所謂道心者。以天道爲心也。轉之不得。視之不見。幽深不可度。則道心可謂微而難知矣。由人心以至於道心。入道之序也。至於道心則神矣。神則極高明矣。及其出而應物。又有以道中庸者焉。故惟精所以存神。惟一所以守精。存之以

精守之以一而不能以中行之則崖異卓絕且將棄人棄物則人將何望於我哉此又所以終之以允執厥中也精以存之則神無不明而天下之物莫足以喪吾存也一以守之則精無不固而天下之物莫足以更吾守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則允執厥中其可忽哉能允執厥中則賢者智者不忽其易愚者不肖者不苦其難有餘者可以俯就不足者可以企及非天下之至中其孰能與於此

又曰四海困窮則饑饉凍餒民不聊生君雖有粟焉得而食此天祿所以永終者也言永終者謂其不復有繼之之道也苕之華詩曰民可以食鮮可以飽此特幽王之時饑饉薦臻民卒流亡周室由是而大壞君子閔之故作是詩也有天下必以富民爲先蓋百姓足則君孰與不足故四海不困窮則天祿亦長享矣舜欲禪禹以位其告戒之詳至於如此蓋天下大器也有而爲之其可易邪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

無垢曰舜使禹爲百揆禹讓於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不聞其復讓也及其禪位禹稱皋陶而不敢當舜亦稱皋陶而歸其美又備述禹之功德盛大天之歷數已在其躬不可避之意又傳以爲天下之心法事已備矣不可已也禹方欲枚卜功臣惟吉之從何其辭遜之深與百揆時不同也曰天下克艱之物也愚者借此以爲樂卒至於亡其軀墮其祖廟曾不若閭巷匹夫刻苦而自保也智者見天下之富不如貧之安見天下之貴不如賤之樂蓋貧賤者責輕而憂寡富貴極者責重而憂深況以中人之資而使在人上意氣得行逸樂自恣其能免者幾希舜二十以孝聞三十而歷試諸難六十而卽位

在位三十有三載。而求禪位。是生九十餘年矣。統攝位禪位。六十餘載矣。其于一身之理。天下之事。亦已熟矣。而益方進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之戒。禹方進念茲在茲。釋茲在茲之戒。是爲天子者。不可頃刻而不戒也。其艱難如此。非至愚人。其誰願以天下爲樂乎。

張氏曰。舜以天下讓禹。禹以爲在舜之朝。臣之有功於國者。固非一人也。當八人而卜之。卜吉。則從而授之以天下。故曰。惟吉之從。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無垢曰。夫官占之法。先斷於人心。非盡取於謀卜筮也。推先蔽志。是先斷之以心也。心既已定。然後質之於鬼神。蓋幽明一也。使吾先所見。極盡天下至正之理。則龜筮其有不從之者乎。儻志之所見。或暗於一偏。則龜筮亦不得而私也。是龜筮者。所以證吾之明暗也。舜以人事觀之。其子不肖。而吾年又耄期。倦于勤矣。大禹乃有盛德元功。如此。天下非禹其誰乎。是朕志先定也。在庭之臣。亦自謂禹之德大。舉天下無足以及之也。天下非禹其誰乎。此詢謀之間。所以皆無異論而僉同也。鬼神卽天下之正理也。舜之心如此。鬼神舍此而何依乎。龜筮協從。自然之理也。由是觀之。人不能舍龜筮以自是。而龜筮亦不能舍人而自私也。龜筮在動植中。無情而至公者也。先聖取此以決疑。非窮知事物之理者。其能留此法。以正後世妄作之君乎。然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舜無疑矣。而猶卜焉者。不敢自以謂盡天下之

理。卜已協從。則亦已矣。豈有重卜習吉之理乎。再三瀆。瀆則不告。天理之自然者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無垢曰。文祖者。堯之祖。神宗者。舜之宗。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是神宗者。乃堯廟也。繼世者不忘於始祖。受終于文祖者。堯繼世也。禪位者。受命於所禪之君。故受命必于神宗。舜受堯命故也。此理自可推矣。率百官若帝之初。則察璣衡、類帝、禋宗。與夫巡守之事。一皆循舜故事。而不敢忽也。

張氏曰。堯禪舜。而堯受終于文祖。堯言受終。則舜之受命可知矣。舜之禪禹。而禹受命于神宗。禹言受命。則舜之受終可知矣。文祖祖之遠者也。神宗宗之近者也。於前舉遠以見其近。於後舉近以知其遠。皆作書者之法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者。如舜始事之時也。舜之即位。在璣衡以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五瑞則輯之。四岳羣牧則覲之。此帝之初也。禹之受命。如之而已。故曰。若帝之初。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無垢曰。禹方知有苗之過。而不知朝廷之過。且舉其過而誓于師。有奉舜之辭。罰苗之罪。其克有勳之說。是將芟夷蘊崇之矣。五十餘年向化。一旦弗率。遽爲此舉。豈不太嚴乎。且其舉有苗之罪曰。昏迷不

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其信然乎。曰信然。則征之宜矣。曰禹雖有盛德大功。人臣也。人臣而攝君位。儻非君子。其能無疑乎。有苗之國。貪稟小人。見舜之攝則作亂。至竄至分北。然後已。今又見禹之攝位。則又不率矣。其不率也。以昏迷而不知聖賢之舉也。不恭侮慢。以禹之故。自賢反道敗德。以禹之故。其中必有君子。諫其不然者。故逐之。使在野。必有小人同心以濟其惡者。故用之以在位。民不以爲然。故棄而不保。天不以爲然。故降之咎。其失習以禹故。其心不明。其氣不平。故爲昏迷而不恭。爲侮慢。爲自賢。爲反道。爲敗德。至小人與之。君子皆棄之。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無垢曰。贊助也。夫德可以動天。是無遠弗至也。今三苗雖在王畿之外。未爲遠也。德且可以動天地。況近如有苗。豈不可至乎。然而所以弗率而逆命者。豈德有所未至乎。夫五十年向化。一有弗率。遽往征之。是疑於滿矣。退而修德謙也。謙必受益。遽而往征。滿也。滿必招損。此天之道也。然而苗之弗率而逆命。此乃天道警戒舜禹也。夫頑如瞽瞍。舜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以哀感之也。負罪而不敢辯。引慝而不敢辭。祗載以見。而不敢疏。夔夔齊慄。而不敢慢。此以敬感之也。感於此。必應於彼。瞽亦信順之。舜哀敬之力。積久而形見也。至誠尚可以感幽明之鬼神。況顯明如有苗者。其有不感乎。然則弗率而逆命。是

舜禹之滿。形見於有苗者。誠諸中必形諸外。豈可忽哉。

張氏曰。贊者。利道之而已。蔡仲之命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酌之詩曰。皇天親有德。則德之可以動天可知矣。夫以天之高遠。德猶可動。其有遠人而不屆者乎。滿招損。言天道之虧盈也。謙受益。言天道之益謙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此滿招損。謙受益。所以謂之時乃天道。　又曰。易曰。咸。感也。速也。蓋因時乘理。而感物之速者。莫如咸。故至誠可以感神。夫神之爲物。在色非色。在聲非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自非至誠。曷足以感之者哉。天則有形者也。故曰動。神則有情者也。故曰感。詩序言。動天地。感鬼神。與此同意。夫天之高也。有德者足以動之。神之幽也。至誠者足以感之。瞽瞍之至頑。舜之大孝。足以使之允若。矧茲有苗。其有不化之者哉。　又曰。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帝乃誕敷文德。將以柔遠人也。舜之文德。其修之也。固有素矣。至此乃曰誕敷者。蓋亦聖人躬自厚之道也。夫干戚之舞。羽旄之容。所以爲樂。舞干。則干戚之舞。武舞者所執也。舞羽。則羽旄之容。文舞者所執也。蓋武以象扞蔽之功。故其執以干。干主扞蔽故也。文以昭翼蔽之德。故其執以羽。羽主翼蔽故也。舞以干。所以示武之可威。舞以羽。所以示文之可懷。非武非文。無以示德。則舞干羽于兩階者。示之德故也。此所以七旬有苗格。則其慕德可知矣。

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無垢曰。德者、得也。心有所得。凡外之富貴貧賤。死生患難。不足以動之者。是所謂德也。儻有一毫動蕩。凡心俗慮。豈可謂有所得哉。允迪厥德。謂信行其所得也。欲知所得有無。第觀謀事明與暗。弼人和與乖耳。夫信行其所德者。心地廓然。洞見是非成敗利害之微。近在一世之表。遠在千萬年之外。莫不如鑑之照形。燭之灼物。其謀事豈有不明乎。心神和粹。使人之異意也消。繩愆糾謬。格其非心。穆如春風之著物。盎如和氣之襲人。其弼人豈有不諧乎。

張氏曰。堯舜君也。若稽古於上。所以盡君道。禹皋陶臣也。若稽古於下。所以盡臣道。君臣上下。分雖不同。其於古也。必皆有以若稽之。蓋以事不師古。而克永世者。未之聞也。　又曰。自仁不仁言之。則有吉有凶。自智不智言之。則有昏有明。君子之於德。向吉而背凶。舍昏而卽明。則其允迪可知矣。　又曰。能允迪厥德。則心徹於內。而思慮不蔽。智徹於外。而視聽不悖。以之成謀則明。謂其智足以燭理故也。以之受弼則諧。謂其仁足以從諫故也。謀之既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非所謂謨明也。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非所謂弼諧也。凡皆以不能允迪厥德。而有物以蔽之故也。

呂氏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此兩句。史官斷盡皋陶爲人。有德者必有言。皋陶以謨聞天下。史官惟恐人。徒知其謨之出於言。故先言允迪厥德。指其根本以示人。惟其有德。故以謨則明。以弼則諧。

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無垢曰。禹問如何。其言未終。不知皋陶何所見。而遽歎美之曰。都乎。以此知古人默識衆理。見其美惡。

而發於吁都之間者。他人蓋莫知也。其美如何。使九族親厚。近臣勵翼。亦可謂大矣。然不過吾允迪厥德而已。豈非可歎美乎。吾何以知德之所在哉。謹厥身修思永而已。夫謹厥身修者。以謂修身不可不謹也。楊、墨皆修身也。惟不謹其所取。楊遂至於無君。墨遂至於無父。其弊如何。弊在不思而已矣。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豈肯遽然無所稽考思慮妄以謂修身之法在此哉。必也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於利中求害。於是中求非。參之於心。驗之於古。詢之於朋友。正之於父師。必使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百世以俟聖人。不謬不悖。無疑不惑而後已。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無垢曰。知人乃哲也。哲則能隨人才大小而官之。安民乃惠也。惠則能使天下皆懷之。審堯能盡哲惠。顧如驩兜。有苗。巧言令色孔壬之徒。一皆使之在朝廷。豈能害吾知人安民乎。惟堯之德未至於哲惠。所以憂四凶在庭。吾不能不惑其姦。而至人不盡其材。民不獲其所。所以憂。所以遷。所以畏。則以不自保其有哲惠之德也。嗚呼。此禹之見耳。此禹以理當如是者。爲艱難耳。不知憂遷畏。乃所以爲哲惠也。夫驩兜之比周。理在所憂而放之。三苗之作亂。理在所遷而竄之。巧言令色孔壬。若共工者。理在所畏而流之。非能哲而惠之君。豈能爲此。儻使四凶不去。此不哲不惠之罪也。禹反以爲不能哲惠者。此自其艱難中見之也。堯固如是哉。然則禹之言害道乎。曰。此正堯之心也。安得爲之害道。堯之心。肯自以

謂吾能哲而惠乎。不能者。正堯之用處。使天下後世。皆知堯以謂不能。則其能豈有既乎。余指其憂遷畏爲哲惠者。以謂天下之觀堯者。當如此。而欲學堯者。當如禹之言。以不能自處可也。此又聖賢之微意。

孔子曰。甚哉人之難知也。天地吾知其寒暑代至。而萬物所以生也。鬼神吾知其鑒察幽微。而禍福所以應諸人也。山川吾知其險阻在前。而梯航可以逾也。若夫斯人。吾不知其思慮藏諸心。而緣事以發也。將以言求邪。則其議論莫非聖賢。而所爲不少倖焉。出而面諸人。則道前古之遺餘。而歸於善。退而怡於私。則怨雖薄惡。而靡所不至。將以行考邪。則其獨居操履。修正無缺。而處衆莅事。曾莫通其情焉。爲名利而自勉。則君子也。當憂危乘隙。志盈而中變。則又小人焉。藏諸中發諸外者。言與行爾。言行既不可以盡其心。則知之也。豈不誠難哉。

張氏曰。智足以有察。然後可以言知人之方。仁足以有愛。然後可以言安民之道。不知人。則賢佞無所別。故爲君之道。在知人而已。不安民。則黎庶失其養。故爲君之道。在安民而已。堯舜之智不偏物。則知人者帝之所難。堯舜之仁不偏愛。則安民者帝之所難。夫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則人固不易知矣。能知人。然後可以爲哲。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則民固不易安矣。能安民。然後可以爲惠。